



王船山經史論八種

1 曾 4
7 5 2
1 3



增
752
13

讀西書大全說卷九
孟子離婁上篇

船山遺書

以六律正五音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五音言而人聲之五音不在其中蓋人聲之五音一因其自然直是無
可用力正得處律之所能正者以立長短大小多少輕重之法而取清濁變為修促洪細之定則也耳無定準藉數
以立質隨質以養聲而八音之宮商角徵羽乃以分焉蓋八音之有變雖天地之產使有可以得聲之材而其成音
也必繇人製制之自人則或增或損無成則而必亂故必以六律一成之數為之準而合於數者合於音矣若人聲
之清濁斂縱一仍乎自然之喉舌唇齒歸一成以還莫之為而自動於竅雖有六律亦安所施哉此亦不待審樂者
而後知也若夫歌唱之節亦有所待以取和則又恃五音已正之八音定其疾徐之度耳故六律者以正五音於八
音而八音者又以其五音之叶正人聲之五音也在古樂則房中升歌以瑟餘樂以笙磬於今世俗之樂則南以拍
板北以絃索古樂今樂雅鄭不同而人聲之受正於五音不受正於六律一也程氏復心只此不知乃謂聖人制五
音以括人聲矮人觀場無勞饒舌可已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唯宋仁宗可以當之其不可法於後世者則漢文景是已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許其
足以王者猶謂乍見孺子而休惕惻隱之人可以保四海無欲穿窬之人可使義不勝用耳倘然半明半滅之太良
安得遽謂之有仁心耶至若梁武帝者真其君而推之刀懼竟報之相尋思以苟免其人誅鬼譴之大罰而又擇術
不審託於無父無君之教以自匿抑且貪非所據憤不自戢殺人盈於城野毒禍中於子孫正孟子所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不仁之尤者也乃云天下知其惡仁知之者誰耶不過游食之耗飽其利養讚歎功德而已若天怒人
怨眾叛親離本紀可考安所得慈仁之稱哉以齊宣愛牛之心而之行先王道若因半皇之火欲成燎原之勢自非
孟子為之吹噓播揚之固必不能蓋其一暴十寒之心元自不給於用而擴充之也自非旦夕之功若彼始為亂賊
繼為浮屠之蕭衍即使依樣胡盧行并田立學校亦與王莽之效周官以速亡者無以異安所得澤被於民而法垂
於後耶范氏於是為失言矣慶源云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差為近實然行之惡積而不可捨不仁之聲遺莫萬年

讀西書大全說卷九

豈但失真而已哉

不愆不忘兩不字元是工夫字與無愆無忘不同不以有意而愆謬之不以無意而遺忘之乃能循用舊章以遵先王之道在詩之以祝王之子孫者固為願望之詞非有率用舊章者而以贊其無愆無忘之美也子斷章引此亦正於不愆不忘顯遵法者學古之功不得以不愆不忘為無過率舊章為遵法逆文立意也遵法而可無過乃孟子引伸詩人言外之旨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以補詩所未言之效若詩已有無過意則當以此之謂也直結之矣集註未安

法律之不可勝用仁之覆天下雖聖人之以為法於後世者以此乃聖人之自以制器審音平治天下先須用此非在聖人獨恃其耳目心思已足給用但為天下後世不能如己之不待於法故須與立箇法度也集註以誤看一繼字將耳目心思之既竭作聖人自用之道聖人已有了當後又加上一種方便與後人如此說來未免害理此雖為上古聖人而言然其云竭目力之聖人者豈其明之過於婁班竭耳力之聖人者豈其聰之過於師曠竭心思之聖人者豈其睿知之過於堯舜則亦但竭其耳目心思終不能制器審音而仁天下於是繼求之一定之法使自有憑以用其明耳有憑以用其聰心有依據以行其仁然後知向之徒勤於耳目之心之思者必至此而後非妄也規矩準繩元不是目力看出來底六律元不是耳力聽出來底不忍人之政元不是師心億度想出來底集註猶以為未足一語殊不穩妥豈但以為未足哉直是耳目心思之力與形之方員聲之五音天下治平之理全然湊泊不著規矩準繩因乎象六律因乎數聖人不於目求明於耳求聰而以吾心之能執象通數者為耳目之則故規矩六律之所自制不得之耳目者而得之於心思以通天下固有之象數此以心而治耳目也不忍人之政上因天時下因地利中因人情聖人不任心以求天下而以天下固然之理順之以為政此以理而裁心思也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察適言以執兩端而用其中豈有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自用者哉聖人用之而自不可勝用乃以垂之後世而亦不可勝用其理一其效均也如謂先王為天下後世故制此法度若聖人之自為用者一目擊而方員即定一流耳而五音即定一效思而仁即被於天下則此聖人者將如佛氏之觀十方世界如掌中果一按指而海印發光一皆成就耶言之無實亦不祥矣既者已事之詞也繼者遂事之詞也已竭耳目心思云者勢已盡而績未成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仁政云者言彼無益而得此術以繼之乃以遂其所事也雙峰所云唯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不忍人之政然則使天下而恒有聖人則更不須此不忍人之政乎是孔子既作而伏羲之易唐虞之典殷周之禮皆可焚矣此老子剖斗折衡之緒論釋氏黃葉止啼火宅化城之唾餘奈何游聖賢之門者不揣而竊其旨也

人君之所不得於天下者亦唯不親不治不答以敬而已其以溢下土而定邦交者亦唯愛之治之禮之而已仁智敬之皆反求矣則亦更有何道之可反求也此三者包括以盡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是總括上文以起下義雙峰乃云上面三句包括未盡皆字說得濶徒為挑撥了無實義當亦未之思爾

林氏所云諸侯失德巨室擅權自春秋時事逮乎戰國天下之持權者又不在世卿而在游士矣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唯晉厲魯昭齊簡為然戰國時列國之卿與公室爭強弱者僅見於田嬰韓朋然亦終不能如三家六卿之強逆也以蟻根深固之魏冉而范雎一言則救疾之不暇七國之貴公子者皆以自保其富貴安得有君欲勝之不能而取禍者哉孟子說不得罪於巨室與周公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意同乃以收拾人心於忠厚仁慈之中而非有稱兵犯順之王承宗跋扈不恭之韓宏須為駕馭不然則效安史滔泚之為也看孟子說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則其云為政不難者為施德教之令主言也若唐憲宗一流恩威兩訕之君本無德教不足言矣孟子七篇屢言興王業之事而未詳所以定王業者唯此一章是已得天下後經理措置之大業所謂為政者言得天下而為之也得天下而為之而先以尊尊親親重賢敦故之道行之於廟堂之上君臣一德以旬宣而綏理之勿使游談之士持輕重以亂天下之耳目則指臂相使而令下如流水之原矣當此之時君臣一心德而天下待命焉安所得擅權之巨室殺之不能縱之不可須以處置遙持其生命乎裴晉公之進說也挾韓宏承宗之叛服以為辭而云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此等章疏便是三代以下人習氣上失格君之道下乖純臣之義口靠著禍福聲勢脇持其君以伸己意而其文字流傳適以長藩鎮之惡而不恤以皇甫鏞之不可使居相位為老臣者不能

正君心於早以杜其萌則唯稱引古誼以明貴義賤利尊君子遠小人之道若其不聽無亦致位以去而已今乃引叛臣之尚背以休其君使之懼而庸吾言則已志伸而國是定即其不聽而抑有所操挾以自免於誅逐其於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相去遠矣三代以下無大臣者此也奈何引孟子而問之

粗疏就文字看則有道之天似以理言無道之天似以勢言實則不然既皆曰役則皆勢矣集註云理勢之當然勢之當然者又豈非理哉所以慶源雙峰從理勢上歸到理去已極分明小德大德小賢大賢理也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小德大德大賢大賢之所役理所當卑卑斯安也而因以成乎天子治方伯治諸侯諸侯治卿大夫之勢勢無不順也若夫大之役夫小強之役夫弱非其德其賢之宜強宜大而乘勢以處乎尊固非理也然而弱小之德與賢既無以異於強大藉復以其蕞爾之士一割之力妄逞其志欲將以隕其宗社而或亡俘虜其人民又豈理哉故以無道之弱小而無強大者以為之統則競爭無已戕殺相尋雖欲若無道之天下尚得以成其相役之勢而不能則弱小固受制於強大以戢其糜爛鼎沸之毒而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已曹操曰使天下無孤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自操言之固為欺凌後上之語若從旁瞻觀又豈不誠然耶是雖不得謂強大之役人為理之當然而實不得謂弱小之役於人非理之所不可過也故本文云小役大弱役強天也自小弱言之當役而役豈非理哉是非有道之天唯理而無道之天唯勢亦明矣雙峰以勢屬之氣其說亦可通然既云天則更不可析氣而別言之天者所以張主綱維是氣者也理以治氣氣所受成斯謂之天理與氣元不可分作兩截若以此之言氣為就氣運之一泰一否一清一濁而言則氣之清以泰者其可孤謂之理而非氣乎有道無道莫非氣也此氣運風則莫不感乎其勢也氣之成乎治之理者為有道成乎亂之理者為無道均成乎勢矣故曰斯二者天也使謂泰有理而非氣否但氣而無理則否無卦德矣是雙峰之分有道為理無道為氣其失明矣若使氣之成乎亂者而遂無理則應當無道之天下直無一定之役人自為政一彼一此不至相咬食垂盡而不止矣其必如此以役也即理也如瘧之有信豈非有必然之理哉無理之氣天地之間即或有之要俄頃而起俄頃而滅如劉淵石勒

知趨百年而不返則天地其不立矣理與氣不相離而勢因理成不但因氣氣到紛亂時如飄風飄雨起滅聚散週旋來去無有定方又安所得執哉凡言勢者皆順而不逆之謂也從高趨卑從大包小不容違阻之謂也夫然又安往而非理乎知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則雙峰之言氣亦徒添蛇足而已
言理勢者猶言理之勢也猶凡言理氣者謂理之氣也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於氣上見理理已得則自然成勢又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雙峰錯處在看待作一物事有轍迹與道字同解道雖廣大然尚可見尚可守未嘗無一成之例故云天下有道不可云天下有理則天下無道之非無理明矣道者一定之理也於理上加一定二字方是道須云一定之理則是理有一定者而不盡於一定氣不定則理亦無定也理是隨在分派位置得底道則不然現成之路唯人率循而已故弱小者可反無道之理為有道之理而當其未足有為則逆之而亡也孟子於此看得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曰天進可以興王而退可以保國總將理勢作一合說曲為分析失其旨矣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自是二項人國削兵蠲猶自偷一日之安者安其危也危能為國家之蓄害者而彼反以為理如虞公之璧馬平原君之上當禍所自伏而偏受其餌者利其蓄也荒淫暴虐為酒池肉林瓊林大盈者樂其所以亡也不仁者之有此三者亦各有所因昏惰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安其危貪利樂禍小有才而伎害無已故利其蓄嗜欲錮蔽沈酒而不知反故樂其所以亡三者有一即不可與言矣如宋理宗亦無甚利蓄樂亡之事而但居危若安直是鼓舞警戒他不動梁武帝未嘗安樂樂亡乃幸倖景之反復以希非望之利故雖自憂其且敗而納景首禍之心終不自戢則人言又何從而入若唐元宗之晚節未嘗安危而利蓄也特以沈酒酒色而卒致喪敗則雖知張九齡之忠而終幸李林甫之能寬假以微聲遠色之歲月故言之而不聽三者有一則必至於亡國敗家而若楚懷王秦二世隋煬帝宋徽宗則兼之者以其昏惰之歲月故言之而不聽三者有一則必至於亡國敗家而若楚懷王秦二世隋煬帝宋徽宗則兼之者以其昏惰之歲月故言之而不聽三者有一則必至於亡國敗家而若楚懷王秦二世隋煬帝宋徽宗則兼之者以其昏惰
為唯荒淫暴虐者則與集註心不存之說相為脗合乃集註心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一語亦擡起此不仁者本高若論到存心上則中材之主能保其國家者若問他仁義之心在腔子裡與否則無論三月不違即日月至

乃至一念之分明不昧亦不可得然而以必敗亡而有餘者則未能仁而猶不至於不仁尚可與言也人而謂之不仁豈但不能存其心哉直己喪其心矣心不存者謂仁義之心不存也喪其心者並知覺運動之心而亦喪也昏惰貪佞沈溺之人他耳目口鼻精神血氣只堆垛向那一邊去如醉相似故君子終不可與言弗能為益而祇以自辱若僅不能存其心則太甲成王之番歲固然正伊尹周公陳善責難之幾耶何遽云不可與言耶

反身而誠與大學誠意誠字實有不同處不與分別則了不知思誠之實際誠其意只在意上說此外有正心有修身修身治外而誠意治內正心治靜而誠意治動在意發處說誠只是思誠一節工夫若反身而誠則通動靜合外內之全德也靜而戒懼於不睹不聞使此理之森森然在吾心者誠也動而慎於隱微使此理隨發處一直充滿無欠缺於意之初終者誠也外而以好以惡以言以行乃至加於家國天下使此理洋溢周徧無不足用於身者誠也三者一之弗至則反身而不誠也唯其然故知此之言誠者無對之詞也必求其反則中庸之所云不誠無物者止矣而終不可以欺與偽與之相對也朱子曰不曾虧欠了他底又曰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着意有以實之但依此數語根究體驗自不為俗解所惑矣大學分心分意於動靜而各為一條目故於誠其意者說箇毋自欺以心之欲正者居靜而為主意之感物而有差別者居動而為賓故立心為主而以心之正者治意使意從心而毋以乍起之非幾凌奪其心故曰毋自欺外不欺內賓不欺主之謂也今此通天人而言誠可云思誠者人不欺天而誠者天之道又將謂天下誰欺耶故雖有誠不誠之分而無欺偽之防誠不誠之分者一實有之一實無之一實全之一實欠之了然此有無全欠之在天下固不容有欺而當戒矣誠者天之道也天固然其無偽矣然以實思之天其可以無偽言乎本無所謂偽則不得言不偽如天有明其言乃不得言不偽而可言其道曰誠本無所謂偽則亦無有不偽本無所謂偽則亦無有不偽此乃無有不偽而必有其誠則誠者非但無偽之謂則固不可云無偽者天之道也其可云思無偽者人之道乎說到一箇誠字是極頂字更無一字可以代釋更無一語可以反形盡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謂也通吾身心意知而無不一於善之謂也若但無偽正未可以言誠也何故思誠者擇善固執之功以學問思辨篤行也已百已千而弗措要以肖天之行盡人之才流動充滿於萬殊達於變化而不息非但存真去偽戒欺求慊之足以當之也盡天地只是箇誠盡聖賢學問只是箇思誠即是皇建其有極即是二殊五實舍撰而為一

孟子言皆備即是天道言擴充即是人道在聖學固不屑與鄉原之似忠信似廉潔者為對在王道亦不屑與五伯之假仁假義者為對學者先須識得此字然後見處真立處大可有至百步之力而亦不昧於中百步之巧若將此誠字降一格使與欺字偽字作對則言必信行必果硬硬然之小人便是配天之至誠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大段事只當得此思誠一思字曰命曰性曰道曰教無不受統於此一誠字於此不察其引入迷津者不小廣平引大學欲誠先致釋明善誠身之序自是不謬以致知誠意是思誠者知行分界大段處也若慶源或認誠意為誠身而孤責之隱微之無欺則執一礫石而謂太山之盡於是亦烏知其涯際哉

文王當商命未改之時猶然受商之鈇鉞以專征故無圖天下之心而後為大公無私若孟子所以期當時之侯王者則異是周德已訖而民之憔悴甚矣天命須是教有所歸斯民須是令之有主此亦有廣土眾民者義之所不得辭則但行文王之政不必心文王之心而已無愧於文王况乎漢高之王漢中秦已亡而天下裂義帝之在郴南初未嘗正一日君臣如夏商世德相承之天子為漢之所必戴也至項羽之稔惡已盈固不足以為盟主分漢王於漢中非所宜順受之命使漢君臣不以天下為圖徒保守一隅養民致賢而一無所為為之則一吳芮射虎而已矣集註以私罪漢未合於時措之宜也到廓然大公處卻在己在人更不須立町畦自貽胸中渣滓上審天命下察人心天理所宜無嫌可避使文王而當七雄秦項之際上無可服事之故主下無可推讓之鄰國又豈得不以天命不可曠民望不可違為大公至正之道哉七雄之不仁項羽之不義既惡劇於崇密而必不可北面事之苟有其德充當其位而當此兩不相下之勢如項羽之不併天下不休者又豈如四海又安僅保一方之三苗可舞干而格則以下為己任者勿貳爾心而夙夜以期乎必濟正以其身為天下用而不徇小名小義以自私藉令漢高而忘天下也膜視此中國糜爛分於項氏之手又豈文王之所忍為乎乃若漢高之德魏文王者則其所致之賢非伯夷太公顛天宜生之屬兩生四皓終不見庸而濫以天爵施及噲伍其養民之政因陋就簡使五帝三王強教悅安之大德

斬焉不傳於後世斯以為周漢醇疵之差別爾若其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任必求濟也則與堯舜湯文何異道之有哉

以手援嫂自是驚天動地事集註云非若嫂溺可手援或把手援看作等閒坐為孟子子欲手援一語賺惑孟子自緣濶于鬆滑稽無賴到底不屑與他正經說只折合得他使休其與告子任人輩語皆然子欲手援天下乎非法語也此處唯南軒及宋氏公遷看得精析不亂嫂溺自是用常理不得處與湯武征誅伊周放殺大舜不告一例若當時天下之溺只是正道差錯了要與他整頓卻易只消得守道之常為之匡正則事半而功已倍矣何用似以手援嫂做出者樣非常事來故孟子之道合則行不合則止猶男女無別時只依著授受不親之常禮便是整頓自出民以來一治一亂聖賢看來全無詫異而絲亂向治之時為之撥亂反正大經大法如運之掌固不消手忙脚亂也其云子欲手援天下乎謂援處與溺處各有對無事張皇如嫂命瀕危須破禮合權耳

雙峰說曾皙不私其口腹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此言害道不小子之事親若在飲食居處之際較量著孰得孰失得則順之失則逆之即此便是不孝之尤陳了翁云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見其有是即見其有不是矣以餘食及人當其好處曾子曾元皆處貧約即樽節而俾無失肉以得盡養亦未便是不好曾元胸中正執此道理與父母計較耳且餘食之所及者果飢寒待此以為命者乎或在童稚或在僕妾亦只是响响之愛有如父索所餘之財貨以授非所當得之愛妾則固溺愛不明而陷於惡矣乃天下不孝之子纔於此辨是非便做出逆天大惡來也不顧恤故舜之琴張干戈自非象之所宜得然使父母欲以與象豈便固執不與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則亦無不是底父母也凡此之類父母即極其不是也只欣然承順雙峰云要諭之使合於道一諭便是責善責善便是爭爭便是忤逆父子之間各執一是以相訟而人道滅矣若禮所云有過則諫者自是關係行檢大綱目處豈在鬻肉杯酒粟尺布之間苛求其得失責戚之卿且必君有大過而後諫况子之事親耶且過之大小亦因乎人之生平若文王孔子以為父則一舉動之可疑不妨以異同請益若在替嫂則但不恰妥而已足至於言行好惡之紕繆一一而辨真得失將終日疾首感額於禍安見善之時即欲求一刻之承歡而不得矣故唯親之可諭於道而不怙其惡者乃可施其諫要亦須於己所修之子職了無干涉然後可見之言詞此非以避嫌也纔到干涉處恒人之情便易動怒相激而為賊恩之事所必至矣故曰直情徑行夷狄之道也新安云一飲一食之間尚承親志如此况其立身行己之間乎只此極得曾子之心

舜之於替嫂使盡索其所有以與象亦須於承順至於舜之孽孽為善莫之能禦雖非替嫂之所欲則又不敢量其親之必無此志而不以元德為承志也在親自有志事之分在我又有失身不失身之別親既不但有其志而見之言語動靜餘之類於我則雖不盡當於道而終不至於失身非如替嫂與象者處正行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之心故舜之牛羊倉廩琴張干戈使替嫂將授之盜賊也不得留纖界於胸中其不可者唯欲使象代舜為天子耳以天子之位天授之禋禘之非舜之有也人子之於親能有幾樁事物與舜之有天下一例乃忍區區較其為公為私為得為失哉甚矣雙峰之俗而悖也

唯替嫂欲以舜之天下與象則不可承順若泰伯伯夷則亦必許然承順舜受堯之天下本非所有而以道受之徇私親而以與象便是失道失道則失身矣泰伯伯夷以世及之國幸親不以與異姓而欲授其弟則承志而逃之方是求仁方是至德方是不失其身叔齊之賢不能過伯夷而以偏愛故亂長幼之序雙峰所云不好底意思孰甚於此浸令伯夷見親之過而欲以諭孤竹君使勿棄長幼之禮豈非衛輒之流亞乎且到者處所豈但伯夷即凶悍貪鄙之子也難出口去諭欲諭而不能而又懷必諭之心懷忿浸淫而商臣之惡起矣故曰雙峰之說害道不小人之易其言與好為人師兩人字雲峰以為與大學修齊章人字不異亦自分曉但為易其言者說則所謂微色發聲而後喻者自不可與上智同年而語然苟有責而不易其言猶在困學之科雲峰云為泛然之眾人而言則又太屈抑之矣泛然之眾人一面受詬罵一面調言無忌也若惠施之過匡章理愈窮則詞愈熾又何嘗肯自媿怍而息其邪說况悠悠之人並不逮惠施者乎至於好為人師者則泛然之眾人固不特無其事而抑並無其志且雖好之而人終不師之則亦何患之有雲峰緣書言數學半禮言教然後知困孔子以朋來為樂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疑聖賢之不以此為患故有泛然眾人之說乃不知決一疑又入一疑也解聖賢文字須如剝笋相似去一層又有一

層在不可使休須到純淨無殺處荀肉方見孟子此言元對當時處士而言聖賢既不以為患眾人又無好為師之事唯若惠施公孫龍一流人他自會自家只要開立法門終日揣摩卜度宛轉曲折以成其說千枝萬葉總欲璀璨動人苟伸其一偏之旨而以為人所宗主只此他劈頭便從虛誕上著力故其學之也亦非不博思之也亦非不深執之也亦固而推之也亦遠乃其意中唯有此為師之好將孔子也看做恁樣做出來底則迎頭便差墮入非僻故曰人之患在此以其蔽陷離窮載膏及溺而莫能淑也凡此一類皆有過人之資而又不無好學深思之事乃以徇名求利自尊好勝之心可惜此一項有用人才墮入禽獸去故曰患患者自外來者非其所應有之憂而以一好累之則既可深惡而抑可深悼如人之有病患非形體所固有乃以不正之氣所感流傳腑藏遂以傷生者然孟子子當時饒有此人只貪一箇北面畢比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便惹下人心世道一大害來故直指他受病根本為此輩清夜鐘聲言汝之所以舍正路放本心而放恣橫議者只在此處趁門風圖利賴而已若能去此一好則以汝之才亦何至死塞仁義而率獸食人乎此所謂可深悼者也乃儘他說得天花亂墜公然與堯舜周孔為對壘也只是收合一起開漢做成一部文章的本願勸破他此處卻元來自家也不曾果有邪僻在但為此須名利造下者場虛說此則所可深惡者也後來王仲淹全是此病而韓退之亦所不免通也愈也亦豈汎然之眾人哉近世龍溪以下諸儒傍釋氏之門庭以入流合俗而建宗風蓋亦不讀孟子此語耳

實與本確然不同本者枝葉之所自生實者華之所成也集註謂有子以孝悌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是大綱說道理恐然說二者是實則嫌於以仁民愛物貴賈尊賢等為虛花故通諸有子之說以證其有可推廣相生之義實則有子之意以孝弟為為仁之本教學者從此立定根基發生去孟子則言凡盡五常之德者皆當以此為實也若一向在外面去做卻於二者有缺則是心已不著在腔子裏與自家根本真心相體認儘者外面推排都是虛殼子撐架者尋常說仁義禮智樂及至反躬自驗而其或為切近或為迂遠或為精實或為虛疏一倍了然自喻知唯此之為實矣諸說唯西山說見大意劈頭仁義二條即是教為仁義者一依據緊要事故五實字一般元無差異雲峰橫生異同將前一實字作人本心說便不得立言之旨若論原頭發生處但有遠近親疏之別初無先後之序人性之中仁義之全體大用一切皆備非二者先而其餘皆後一落後則便是習不是性矣唯斯二者痛癢關心良心最為難昧故曰實當身受用處較其餘自別如穀有稷乃是人喫得飽滿物事也雙峰及張彭老之說皆不合本旨蔡氏將知而弗去作兩件說真成說異向後引證愈見支離說是非為二又與此知明守固不相干涉修而此為二條而彼為二就蔡氏言之已為四矣況從是而往盡知之用有千萬而無算者乎禮有三統樂有五音又豈禮有三實樂有五實邪其曰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乃不知土生於申是術家附會安排大不恰好處使土果生申而旺子則月令位土於長夏之中宮當午未之餘尚在未得長生之地而辰亦土位恰當墓庫又何說也即以術家之言推之亦當謂土生於辰巳之交可耳水土相剋故不得同宮俱旺也且此亦何足為四德五常徵生王之說以化氣言四德五常以體性言如水生申旺子絕已豈人心之智亦申生子旺而已遂絕耶又云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其說尤鄙腎有二肝與肺且不啻二矣且以六腑言之太陽寒水為膀胱膀胱亦有二耶內形既然外形亦爾如口一而耳目鼻皆一其於五常四德又何象哉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雖終始一理卻不是一箇死印板刷定底蓋可以形而上之理位形而下之數必不可以形而下之數執形而上之若撒下本領口向畫影圖形握算子分部位上討消息雖其言巧妙可觀而致遠必泥君子不為也孟子說知斯二者弗去只是一套話說教詳盡何嘗分兩扇如賢二枚相似慶源云知既明則自然弗去較之蔡說自免於邪然孟子一知字只淺淺說故加箇弗去未嘗如慶源於知字下加一明字說得盡也以實求之事親從兄初無深隱莫察之蘊亦人所易知而特難於弗去其所以難於弗去者以斯二者與其他事理不同凡理之有所得而復去者類為私智邪說之所亂故知之明則不復去乃斯二者雖極不孝不弟之人亦無私智邪說煽亂他別作一番假名理只是其知之也不能常常不昧一會惺忪一會懵懂過昏著時便忘了也去字當如字讀與不違仁違字一義讀作不違常知不昧便是弗去恰緊在弗去上見智非恃其知之明而即以弗去也故慶源之說賢於蔡氏而要於此未嘗

事親方是仁之實從兄方是義之實知斯二者方是智之實節文斯方是禮之實樂斯方是樂之實若不於斯二者盡得則雖愛以為仁敬以為義明察以為智習儀以為禮嫻於音律舞踏以為樂卻都是無實無實便於己不切即

非心德孟子立言之旨大概如此所以到樂上又須引伸一段緣樂之為教先王以和人神學者以治性情似所用以廣吾孝弟者而非孝弟之即能乎樂故孟子又推出學樂者一段真情真理來自非心有日生之樂志和氣順以手舞足蹈自然無不可中之節奏則竟不可以言樂故學者之學於樂必足之蹈夫舞綴之位手之舞夫千羽之容得之心應之手足不知其然而無不然所以為樂之成然使其心之樂不日生不已則非其鬱滯即其放佚音節雖習而不可謂樂也唯能以事親從兄為樂而不復有苦難勉強之意則心和而廣氣和而順即未嘗為樂而可以為樂之道洋溢有餘乃以之為樂則不知足蹈手舞之成中於律者斯以情益和樂而歌咏俯仰乃覺性情之充足非徒侈志意以取悅於外物也此樂孝弟者所以為樂之實也樂斯二者一樂字有力是事親從兄極頂位次孔子所謂色難者正難乎其樂也故朱子曰要到樂處實是難得不是現成樂底須有工夫在其始亦須著意但在視無形聽無聲上做去調治得者身心細密和順則自然之樂便生自然之樂是生字上效驗勿誤以解樂字始樂時一須加意去樂此聖賢一步喫緊工夫不可刪抹足蹈手舞自當如慶源說是作樂之事不然此二語更無歸宿聖賢恰緊文字斷不作有說無義鏡花水月語也若莆田黃氏向此段無是也二字作商量一片閒言游語讀之令人欲噉說事親從兄便有知之弗去節文而樂在裏面抑能知之弗去節文得當而樂之方叫得事親從兄雙峰以智禮樂為道生大是差謬作文字時須如此宛轉分配實則言人能常知事親從兄外盡其節文而內極其和樂則仁義禮智樂之實皆在是也集註然必知之明云云是朱子補出言外之意非孟子大旨其敬重知亦微有病蓋愛之推及民物敬之施於貴與賢者求以盡仁義之大用則存乎知之並進而事親從兄在孩提稍長而已知其喫緊工夫故唯力行而已天下之不能事親從兄者豈不知親之當事兄之當從哉故於智必言弗去常提醒此心明了不忘是之謂智非未行之前日取事親從兄之理學之問之思之辨之以致其知也論語集註知猶記憶也恰與此處胞合知處有工夫而無條目只分明記憶得便是若夫事親從兄所應事之職辨之須明而處之須當者在此章則又屬禮之節文而非智之事故曰知字說淺不須加一明字兼乎華則並尚知純乎實則專尚行集註於此不無滲漏不可以為人語意極嚴不可以為子較寬一步說不順乎親是子道之未盡而不可以為吾父之子也不得乎親則人而禽矣朱子人是人綱說一段文字差錯此處輕重失審則將有輕天性之愛而專意於責善者舜恰緊在得親上故曰盡事親之道延先生無不是底父母一語正於此立萬世之權衡

各止其所而無不安集註此語說得廣大如申生固能為人之所不能為卻令天下之父子許多疑難處依舊不得箇安靜在中材以下要死既難賢智者又慮死之猶未為盡道從此便開出歧路以至不忍言之事而亦犯之舜卻平平常常移易得恰好依舊又愛其子承其父天下方知無難處之父子何用奇特張皇不安其所而強有事也孟子此語籠罩千萬世智愚賢不肖父子在內故集註以廣大深微語配之讀者勿忽

離婁下篇

舜之於父文王之於君俱非行乎中國事而尤不可謂之得志孟子所言乃大行之常道南軒所云乃憂患之微權相去正猶逕庭若論聖人處權變則道固不同舜傳賢而禹傳子文服事而武伐商一堂之父子君臣早已異矣况千歲而可執一耶新安此心此理之說自象山來象山於此見得疎淺故其論入於佛其云東海西海云云但在光影上取閒架捉線索只是三界唯心一籠統道理如算家之粗率乃孟子之言一揆也於東夷西夷千歲前後若論心理則何有於時地以時地言者其必以事跡之因時而制地者審矣聖賢之立言也正在天理爛漫形著明動上微道之誠然終不向燭影螢光尋個相似處測其離合而孟子一書十九為當時藥石顯真理以破妄說此一書書自緣戰國游談之士非先王之道者謂時異地殊法必改作不可以虞周之治治今日不可以蒲坂岐陽之治治他國故孟子顯示兩聖人所以行乎中國者時地相去之遠如此而所以揆度天下之務者無異揆字自當如慶原解見則齊楚秦趙何不可移易之風俗而井田學校何徒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彼壞法亂紀苟簡趨時以就功名如趙武靈商鞅李悝者徒為亂而已矣朱子於學庸章句論語集註屢易稿本唯孟子註未經改定故其間多疎略未盡立言之旨如此類者不一而門人後學以師說未定輒借陸氏之說詞附會成義以叛入異端後學之責當相與修明豈得雷同以遵註為了境邪

卑人亦以為平也此二語是救正子產不知大體處焉有大夫之車而庶人可乘之以渡水者乎此二句是一意焉
得人人而濟之連下三句是一意孟子文章簡妙處不須立柱子分對仗只一氣說下自有片段蘇氏唯不知此故
以閒架文字學孟子文且不相似而况其道乎集註亦於此看出浸云君子能平其政矣則雖行辟人焉而亦可
然則政之未平者便當罰教與百姓肩摩袵接一場胡關耶看文字須向周漢以上尋章法不可據八大家割裂排
仗勾鎖分支此其得失雖小而始於害文者終於害意始於害意者終於害道亦非細故也四書分節處不可執作
眼目類如此

朱子說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貼得孟子之意分明唯其有不忍人之心所以可謂之惠慶源
譏其有內交要譽之心此酷吏生入人罪語儒者立法嚴而宅心恕不宜爾也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故孟子以不知
為政箴之令其有內交要譽之心則此種徹底詐偽人不知為政姦亦不深使其嫻於政理以濟其姦則惡益滔天
而無忌矣子產自是赤心救國一箇社稷臣終不似陳氏之厚施王莽之謙恭唯以內交要譽為心王莽以有此心
故一部周禮依樣畫出適以流毒天下故曰知為政以濟其姦而惡益滔天也孟子說五伯假之也亦只在事上假
若論他立心處雖有不端卻一直做去若觸處便起私心雖在極溺救焚時也只在內交要譽上商量則天下又豈
可盡欺只一兩端便雪融尸現直成一事不得又何以五伯何以子產而孔孟且以惠許之邪

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則君之與父不得合敬而又同愛矣天下無不是底父
母延平此語全從天性之愛上發出卻與敬處不相干涉若論敬則陳善閉邪之謂也苟不見邪更何所閉潛室套
著說天下無不是底君則於理一分殊之旨全不分明其流弊則為庸臣逢君者之蒿矢其根原差錯則與墨氏二
本同矣君之有不是處諫之不聽且無言易位即以去言之亦自須早白分明故湯武伊霍之事既與子之事父天
地懸隔即在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美則將順惡則匡救君之不是是絲毫也不可帶過如何說道無不是底去做得
若人子見道無不是底父母則諫而不從終無去道也如云此自君之加我者而言之而非自其用行政之失言
也乃去就之際道固不可枉而身亦不可失故曰士可殺而不可辱假令君使我居僻陋之位執猥賤之役亦將云

天下無不是底君便欣然順受邪韓退之唯不知道故其擬文王操有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矜出他沒本領假
鋪排勾當又何曾夢見文王心事來朱子從而稱之亦未免為其佞舌所欺夫使文王而以紂為聖明也果其心見
以為然邪抑心固知其不然而姑為此愛之之語邪果其心見以為然則是非之心已為恭敬所掩所謂之其所畏
敬而避愛而不知其惡矣如知其不然而姑為此語則與王莽之泣禱於天願代平帝之死者又何以別聖人人倫
之至不是唇舌賣弄底君之當敬豈必聖明而後敬哉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而豈得以舜
之所以事瞽瞍者事君乎如云臣罪當誅則文王自見當誅必將以崇侯為無罪矣而又胡為乎伐崇也聖人一誠
而已矣為臣而盡敬於君誠也君之不善不敢以為聖明己之無罪不敢自以為罪亦莫非誠也臣罪當誅天王聖
明則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塗飾固味冥行於人倫之際而可以為誠乎乎乎國人寇讎之言不為無過即以孟子
去齊宿書之事證其不然足矣韓退之以私意窺聖人慶源以淺見學延平非乎所知

即於唐宋人詩辭求之自有合理體語如云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云不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既不失忠愛之
旨而縉素自在較諸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語豈不有誠偽之分也說到自家忠孝分上一勦龍節入大妄退之是
從凱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勦來正與慶源之龍延平同病胸中無真血性只依他人見處一線之差便成萬里如
退之說博愛之謂仁亦是如此錄他胸中未嘗有仁只攬取近似處湊手作文字其實他人品心術卻在顏延之庾
信杜甫韋應物之下細取其詩文讀之敗露盡見也

孟子所謂大人皆自道也是充實之謂美進一步地位不屑屑與小人對橫渠精義入神觀其會通等語極切義理
充實方有可會通之勢不得充實便有缺陷處則靠支貨處去補補處早自窒礙如何會通得既已充實而又致其
精義入神之功則光輝生於篤實之中便禮義皆從天真流出何至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禮義從中流出充實篤
實大要得之養氣其會通而入神以有其光輝者大要得之知言至此便渾身在天理上恣其擇執此幾與孔子不
惑耳順同一境界但須著弗為字有力則未至於從欲不踰化不可知之境耳以此知孟子之所云大人者皆自道
其所至而非但對小人而言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為之者未便大差豈至於與似是而非者同科其云似是而非

者雲峰之妄也似是而非則固非矣今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猶然為禮義也似是而非乃鄉原之以亂德者如原
思辭粟自是非義之義豈遂如紫之奪朱秀之亂苗哉口緣大人以降禮義有不足處如貧家請客烹飪未能合宜
不獲已且與遷就若集義而無所餒學不厭教不倦而言入心通則如官山府海隨所取舍不至有何有柯亡龜勉
求之之事矣曾何小人之足云

言養則自與教不同非君子之須有異術乃受教受養者之品地別也教是箇大鑪冶與其潔而不保其往者無不
可施故不可行之於子弟養須是有可養之具倘如美稗縱然養就亦不成稽集註謂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
之謂才即此二語自有分曉或過或不及而未足有為者自不至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之頑訟也唯在
所養之人為有可養之材故或不須董之以威而待其自熟乃欲養之則必盡其理倍修別之力而非有所至為寬
假此於君子不教子常法之外通一格言子弟之可養者不當執不教之律坐視其可以有成而棄之養與棄相對
說只重在不棄不須於養字上作從容編緝解書稱敬敷五教在寬與此全別彼言教愚蒙不可使知之民此言可
養之子弟彼言敷五教大綱不干名犯義是粗底事此言養之使中且才進德修業是精底事新安引括全差

朱子說着箇便是不同處極須向不同處分曉若認大人赤子了無不同則已早侵入異端界也凡看古人文字有
顛倒讀皆順理者有只如此順直說倒不得者如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倒說正己而物正者大人也亦可若
此章則倒說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大人也不可不失其赤子之心未便即是大人特謂大人者雖其篤實光輝而要
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有諸己之謂信者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矣此數章書有相連說下反復見意大人者言雖
不必信行雖不必果而赤子之心則必不失無不誠之明無無本之道也赤子之心是在人之天集註云無偽與易
无妄一義錄人見其無偽非不為偽之謂赤子豈刻意而不為偽者哉大抵人欲便妄天理便真赤子真有未全而
妄不相涉大人之不失所謂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者是已雙峰卻從飢便啼喜便笑上著解乃不知飢之啼喜之
笑是赤子血氣分上事元非赤子之心然認此為真心是所謂真精徑行戎狄之道耳釋氏以行住坐卧運水搬柴
為神通妙用者正在此處墮入禽獸去孟子說箇赤子之心是從天道上見得不容向一啼一笑討消息赤子道性
善則固以善為赤子之心可知心統性情赤子便有性而未有情只性之善者便是若知啼知笑則已移入情矣雙
峰之說正告子食色性也之邪說

既曰赤子之心即性善之善則盡性者唯聖人乃又云有諸己之謂信已能不失赤子之心未便是大人豈不自相
矛盾此又不然雖曰性善性卻不能盡善之致善亦不能盡性之藏可欲之謂善果已與性相應矣不失未便到盡
處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豈可謂之失其性乎孟子亦止道性善卻不得以篤實光輝化不可知全攝入初生之性
中中庸說昭昭之天無窮之天雖無間別然亦須分作兩層說此處漫無節奏則釋氏須彌入芥子現成佛性之邪
見皆錄此而生愚每云性日生命日受正於此處分別在天之天不氣在人天之天不測也

小註中朱子及輔陳二氏之說全以自然釋自得與南軒別乃集註既云自然又云得之於己則兼采南軒之說以
盡其義亦不可定謂南軒之弊有如莊子也本文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語相呼應深造之功正與自然之得
相應深造不以道而造之不深則其時有所得是擊著一定要得卻刻期取效乍可有得而據之此正與自然
而得者相反如諺云瓜熟蒂落則深造而得之不勞矣然所謂自然而得者亦即於已得之之意彼擊著守著強勉
未得者唯其刻期取效於見聞而非得於心深造之以道則以道養其心而心受養於道故其自然而得者唯吾心
之所自生也既深造以道便已資於學問義理之養則與莊子守此無物之已墮耳目棄聖智以孤求於心者不同
莊子撤下物理求自孟子藉學問思辨之力以養其有大分別處只在此到頭來莊子自得其己而不問道之合離
孟子得道於己而充其萬物皆備之體也豈至一言自而即相混哉南軒唯他人二字下得不好沒著落在必求其
歸則疑與莊子同看來他意旨原不爾只帶出一他人作反照未免苟簡無實耳所以朱子既用程子自然而得之
解仍須加於己二字使學者無疑得諸己者之非而靠定聞見斷棄此心從小體而失其大此自字唯不須立一人
字作對卻與反身而誠言反身者相近亦與論語註不言而識之於心一心字相通亦是學者喫緊論功取效處不
可刪抹即以自然而得言之所謂自然者有所自而然之謂也如人翦髮作花即非自然唯綠雖可花而非其自體
所固有必待他剪若桃李之花自然而發則以桃李自體固有其花因其所自而無不然無待於他錄此言之則吾

心為義理所養親得親生得之已而無倚唯其有自然而然斯以自然而然明矣天下之義理皆吾心之固有涵泳深長則吾心之義理油然而生得之自然者皆心也其不自然者則唯其非吾心之得也此是學問中功候語與老莊舍物求自以為道者本自不同若因迹近莊子而遂以為不然則夫自然者老莊亦嘗言之矣又何以可言自然而無害邪

佛氏不立文字莊子棄糟粕之說他差錯處非能背馳只是躐等天下那有兩箇道理許佛老與我並立而背馳只是他顛倒用來使於事理種種差錯如稻麥之有苗葉所以為粟之房幹而粟必錄是以生非可輒於苗葉作可食不可食之想因棄苗而求粟聖賢之學則須說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佛老欲自得即向自得上全去不理會何以得何以自得顛倒說深造之以道便非自得聖賢則須說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佛老欲說約則一句便從約說起而於約之所以為約者只據一星兩星便籠罩遷就去顛倒說博學詳說便不得約此是喫穀種見解見人兩穀於田顛倒笑人可惜此可食之穀卻教墮泥之中變作草也思及此異端之愚真可笑可憫儒者不察乃謂彼有徑直門庭我須與他分別則是見彼喫穀種子之愚便不粒食又奚可哉聖賢之道則是一以貫之異端則是以一貫之他一字小聖賢一字大他以一為工夫屈抑物理不惑他不實聖賢以一為自得之驗到貫時自無不通他自字孤另聖賢自字充實他約字巧妙聖賢約字包括他極頂處說佛法無多子只是趁此一線縈著去便謂之約謂之自謂之一聖賢卻看得無事無物非在己所當知而處當者此一之物皆備之身須約束著萬事萬理無使或踰故不深造之以道必不能自得不博學而詳說必無以說約天下只有約說不盡行不徹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征誅周公之用而孔子之舍而藏六十四卦之錯綜二百四十二年之天道王事皆約中所貫徹之實如何可以少見多怪而能說之集註誇多闡靡云云是專就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反說若孟子之意則俗儒異端之妄俱於此闕之故徒博無益徑約則說若廢其一不足以盡本文將以二字之旨此言將以前章言欲其其義正同言所以如彼者乃以如此而俗儒之徒博異端之徑約其皆舛錯可知已朱子答或問一段極切當蓋世間所稱博學者只在風雲月露花鳥禽魚上用功合下便不可謂之學而所當學者全無不省更有何有於博見之真言之無實者又何與博學詳說云博學而詳說則顯與俗儒不同年語矣喫穀破處只緣不知約者妄意一言片語牙插伶例做成一場大虛妄來故孟子特地與說必博學而詳說乃可說約故君子將以反說夫約必博且詳焉則汝以我之博且詳為與俗儒之閉靡誇多者同病而乖異乎約者真全不知學以自誣而誣人也聖賢分別處只是深造以道只是博學詳說於此做得清楚有緒更不消向自得及說約處立門庭矣

西山云人物均有一心人能存物不能存此語固甚害道不自古聖賢擊擊在此處分別孟子明白決斷說一箇異字西山卻將一均字換了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告子猶能知其不然而西山卻滅裂此心教同牛犬蛇蝎去悲哉心便是統性情底人之性善全在此心凝之只庶民便去禽獸卻不會去禽獸只一向蒙昧昧其或有精明處則甘食悅色而已此心存之又將何用朱子云今人有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此語如迅雷驚蟄除朱子外無人解如此道必知其異而後可與言存若云與禽獸均有之心但存得即好其不致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幾何哉西山於此似認取箇昭昭靈靈自然覺了能知底做心而以喚醒著不沈不掉為存此正朱子所謂存禽獸之心者看孔子作春秋天道備人事決定王道之權衡而亂臣賊子自懼全是雷雨滿盈經綸草昧事何曾與禽獸心有毫髮相似如所謂昭昭靈靈喚醒主人者哉

鯨魚警夜鵠鳴夜半雞鳴將旦布穀知春鷓鴣知寒蟋蟀吟秋明駝測水靈若三喚主人翁只是此物此則與禽獸均有之心也孟朱兩夫子力爭人以異禽西山死向釋氏脚跟討箇存去以求佛性於狗子考亭沒而聖學充塞西山且然况其他乎

不識得異字固是西山一大罪過扣緊存字作工夫則始於和靖之失而朱子亦未之定也西山云人能存而物不能存若謂禽獸不能存人心則彼本無人之心而更何所存若謂禽存禽心獸存獸心即與君子同功愈不成說此存字與去字對說庶民之去亦非決意用力而去之但就其迷失無存而謂之去君子之存亦非必有物焉為其所據但網紀不系終遠禽獸而謂之存耳存之在成德上見天理民彝人官物曲節分明既不使此身此心墜於利欲之中與庵之淫虎之暴狼之貪等亦必不使此心孤據一空洞昭靈以握固而守之與鶴之警鷓鴣之慧眠牛飽

豕之漠然無求同乃以使吾人居天地之間疆界分明參天地而盡其才天下萬世乃以推其德成之效而曰人之道於是而存也其曰幾希者則謂其相去之際出乎此則入乎彼其界限不遠乃所以異者既不遠則凡終身所謂終食所念有幾希之不能異者即以無別於禽獸故幾希者嚴詞亦大詞也一指萬而非有一物焉孤孤另另亭亭特持為人之獨得可執而存之為君子之所奉持而彼庶民者取此一寶命而擲棄之也以要言之此處添一箇心字不得人之自身而心自內而外自體而用自甘悅色深藏鳥見之高飛即食色亦曰過異之以至於五達道三達德之用那一件不異於禽獸而何但於心件件異件件所異者幾希異便是存不存異便是去若孤據一心則既於心爭異而又於心言均其不自謂能存而但存禽獸之心者鮮矣雙峰說做箇存的樣子一語極好君子之存在德業上有樣子可見如舜禹所為等而非有下手工夫秘密法也只如明倫察物惡旨酒好善言等事便是禽獸斷做不到處乃一如此倫不明物不察唯旨是好善不知好即便無異於禽獸故曰幾希和靖說舜是存君子便是存之把定存之作工夫則硬執幾希為一物事而為君子者戰兢惕厲屬擊定者些子不教放下其與釋氏三喚主人相去幾何恐其所謂此子者正朱子所謂與禽獸同者也硬認著些子作命脈便是執一要執一即是異端異端則是禽獸釋氏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正擊定幾希以為所存之物其二六時中不教放下者和靖所謂存之也其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者和靖所謂存也乃不知聖賢全不恁地用功仁義且不把作一物擊著來用故曰非行仁義在舜固然禹文孔子亦無不然湯武周公亦無不然且如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自是道理周而流通不竭豈擊定遠邇作降伏其心之具而持之也乎故君子之澤一章但言道統不言心法聖人君子到此初無二致只件件與立人綱修人紀更無安勉之分和靖強與分析以犯異端之壘朱子未與折衷亦疏矣

若論異則甘食悅色處亦全不同若論其異僅幾希則仁義之異亦復無幾虎狼之父子亦似仁蜂蟻之君臣亦近義也隨處須立圍界限壁立萬仞方是君子存之若庶民便愛親敬君也只是虎狼蜂蟻來趨一點靈光做去也苟知其所以異則甘食悅色之中并并分別處即至仁大義之所在不可概謂甘食悅色便與禽獸同也聖賢喫緊在美中求惡惡中求美入欲中擇天理中辨人欲細細密密緣分縷悉與禽獸立箇徹始終盡內外底界址若說受敬以為人斷甘食悅色以為禽獸潦草疏濶便自矜崖岸則從古無此苟簡徑截之君子而充其類抑必不婚不宦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矣朱子說人能推禽獸不能推亦但就才上見得未流異處而未及於性禽獸之似仁似義者當下已差了虎狼之父子只是姑息之愛蜂蟻之君臣則以威相制而利相從耳推得來又成甚倫理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也方是徹底顯出誠仁誠知誠勇以行乎親義敬別信之中而微乎食色之內經緯皆備中正不惑方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明倫察物惡旨酒好善言以至於作春秋明王道皆從此做去豈孤保其一念之善而求助於推廣之才哉

自言仁義之心則以存之為工夫孔子曰操則存孟子曰存其心者是也若人之異於禽獸則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極乎廣大盡乎精微莫非異者則不可以仁義二字括之故曰非行仁義明夫非守仁義二字作把柄遂可縱橫如意也特其人紀之修人極之建則亦往往依仁義以為用故曰餘仁義行此自舜至孔子無不以之盡君子之道者此章將湯武周公與舜孔子並敘不可更分性反湯武他處不及舜孔子到此人禽關界小有蹉跌則已墮入異類而舜孔雖聖亦不能於此上更加藻績何得又推高舜於君子之上徒添蛇足和靖扼存之作工夫故橫立異同循其說而不加之裁正則必以頑守一心為存或且執虎狼之愛蜂蟻之敬為仁義而務守其冥合之天明則正朱子所謂存禽獸之所同者其害豈小哉

集註說性兼說形方是徹上徹下知天知人之語性之異者人道也形之異者天道也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庸以至誠為天道亦是此理仁義只是性上事卻未嘗到元亨利貞品物流行中揀出人禽異處君子守先待後為天地古今立人極須隨在體認乃可以配天而治物行仁義者不足以當之也孔子作春秋何曾有仁義作影本只權衡來便是仁義若論其實也不過人之異於禽獸者耳古今此天下許多大君子或如此作來或如彼作來或因之而加密或創起而有作豈有可傳之心法直指單傳與一物事教奉持保護哉人自有性人自有形於性盡之不盡禽性於形踐之不踐禽形而創制顯庸仁義之大用立矣嗚呼此孟子之所以為大人而功不在禹下也

古之善射者類以羿名孟子曰羿之教人射蓋唐虞之羿以射教人者非有窮后也有窮后之死自以淫田不道非有人妬天子之善射而殺之者集註以篡殺當逆為言要為未審如果羿與寒浞則彼此俱為亂賊與安史父子等皆臨滔天之惡必誅不赦而但以取友不審較量其罪之厚薄不已迂乎集註又譏廢斯廢公全私亦未察於春秋時事春秋列國之相侵伐固不以斬將陷陣為功如獻虞遺弓秦豨攝飲當時正以此服人則不必其師友而釋之亦未為不可蓋彼此均為侯國且干戈而夕玉帛殺一人未足以為利而徒深其怨故雖縱敵而軍刑不加其或勝或敗初不關宗社之存亡自不可以後世之武臣所與爭一旦之命者非夷狄則盜賊勝則安而敗則危者比也其必以折敵執俘度劉賓蓋為功自戰國始有而成於秦項之際要非可論於春秋疆場之爭一彼一此者也不然則庚斯魯國全私與秦檜之班師周延儒之縱敵等其罪又豈在蓬蒙之下而何以得稱為端人

程子所云此章專為智而發一句極難看雲峰孟浪聽得便與勉強穿合云本欲言智而先言性智五性之一也但作此見解則上面天下之言性也一句作何安頓孟子欲言智而故為此迂遠不相登之說作八寸三分幪頭起古人未有此虛脾文字朱子云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結冰者水使之下也又云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夫然則朱子顯以所惡於智者一段申故者以利為本之義見言性之當循其利而不可鑿而以禹之行所無事順其利下之理者為微是以智言性而非於性言智明矣乃又取程子之說而贊之曰得此章之旨則以天下之言性而不循利以為故者類皆聰敏辨慧之士特以有智而不知所用則遂至鑿其所本不可通者而強之使通是不知用智之過而以成乎言性之失故曰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蓋性隱於無形而已然之迹其利不利之幾亦不易察自非智足觀理則無以審之於微而傳之顯顯則智本有功於言性之具而其所惡者特在鑿智耳其曰害性者非傷害其性中涵樸天真之謂乃言其說之盡害於所性之理猶孟子之所云率天下而禍仁義也迨其說戾於性而言以移心心以害事則邪說設行交相結亡即以自賊其性而有餘然要為智以害性而成不智而非即以害性中之智如雲峰牽合之說也說性善便是行其所無事說性無善無不善等即是鑿以水喻性以行水喻言性類與下言台麻司為鑿說亦與卷告子過類在山之說通若謂智以應天下之事理者而言則禹之行水即用

智之事而何以云若云亦其為取類相譬以喻言性者之當善用其智固本文之極易知者也集註前後元無兩義持以程子之言不易曉了故為曲通之如此以防天下之誤解程說割裂本文者而雲峰尚爾不知學者之大病總讀一句書便立地要從此解去以趨悖謬安得好學深思之士而與論大義哉

集註釋鑿字上加一穿字朱子沿俗語而失者也穿鑿出淮南子上音串下音才到切穿筍也鑿孔也穿鑿者謂以方穿入圓鑿不相受也於此處不切此鑿字自如字讀如鑿石鑿渠之鑿本無礙僅強用力以求通如人性本無惡却強說惡就禁紂之喪失其性者鑿之成理名之曰性以曲成其說而使之通則唯非已然之迹而其不順利也久矣若禹之疏濬決排則俱在故有底水道上施功終不似夫差場帝李垂賈曾強於高原平地上鑿一河以挽水使只此字喻極切加穿字則失之矣

之迹謂可見之微也潛室云善惡皆已然之迹一句

但據迹以為微則雖有其故而不利者多矣故天 性者云有善有不善則有堯舜微比瞽瞍象紂以為之故云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有文武幽厲以為之故蓋鑿以言性而性若實然則鑿以言故而故亦有其可徵者矣唯反而求之以自得之則利不利以別此陳迹不足盡恃而唯心理之安者為有本也性藏於心安於心者為性之真猶夫麻因於度數順於度數者為麻之合仁山不知此乃謂苟求已往日至之數則將來者可坐而定則是但有故而即可定不論其利不利矣充其說則禁紂亦已往之微也其亦可定性之惡矣千歲之日至一句自兼已往將來說麻家亦無板局故無可執之陳迹而務求之求者求其利也如歲差之法雖始於何承天虞翻乃杜預所推春秋長曆往往與後人置歲差之麻合轍想古法固有進退增減唯如劉歆三統執定一十九八十一遷就以使必合則拘於故而不可問其利不利強鑿之以求通也古今麻法唯郭守敬為得理用天而不用人尋景長極便是冬至短極便是夏至麻元在數十年之內周天定於萬分因其自然之利而盡撤黃鐘大衍之死法方與孟子言性就當人之心四端上求故一理若旁引陳迹不必其固然而執以為固然而未有能利者也仁山之論麻王安石之回河荀楊之言性皆守故而不可問其利鑿而已矣

讀四書大全說卷九

之節文與諸侯之不得郊禘庶子之不得喪其母支子之不主祭一例故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且禮也者丈
稱其質物稱其情者也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知愚賢不肖之雜即有君如堯可以感其哀於倉卒而必不能固其情
於三年民之質也雖企及而必不逮者也乃歐天下而服三年之喪保無有斬衰非禮縱飲狂歌以經舞而以杖聞
者乎則是亂禮喪真而徒媒其君親矣故於禮無庶人服天子之文其言百姓者實諸侯也漢文短臣子之喪而反
令庶人同制二十七日之服薄於親而厚於疏亂上下之別其悖甚矣南軒以天下臣民為言亦未可與言禮也
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於命言之則非正命於天言之則自正於人之受命而言之則非正於天之命人而言則
正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正天命之正也南軒於此辨得未精舜禹之相歷年多自是
正堯舜之子不肖自是不正故朱子說本是箇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得好了總之正不正只可於受命者身上說不
可以之言天天真是無正無不正也故乾之四德到說貞處卻云各正性命亦就人物言正天地不與聖人同慶本
體上只有元亨到見功於人物上有利不利貞不貞利貞於此者或不貞於彼利貞於彼者或不貞於彼者或不貞於
此天下無必然之利一定之貞也堯舜與天合德故於此看得通透子之不肖而不傳之本不利而非正卻順著天
用他所利所貞者吾亦以之利而得其正則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矣然此道唯施之子則可若舜之於
父母則不然號泣於昊天於父母不受其不正也舜之有父母子皆命之非正者特舜或順天或相天一受之以正
耳若桎梏死者天命自正受之不正也唯天無正無不正故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有為有致而後可以正不
正言也天豈然哉

論舜禹益之避集註深谷可藏四字大啟爭辨自是立言不精此豈避兵避仇之比且南河之南更有甚山谷如仇
池桃源也朱子柳云禮之常也乃是定論自堯以前帝王亦皆傳子到堯時始有此君禪相攝之事則三年喪畢總
已事終自不得不避者禮之正也天下諸侯將迎推戴而出自是奇特非禮之所恒有則亦舜禹益之所不諱既必
不冀望亦不須防備君有適嗣之可立已亦有先君之顯命兩者俱有可立之理自無心於去留一聽之天人而已
可容心焉想來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亦如此則已純乎天理而無可加矣朱子卻又深說一步云唯恐天下之不吾
容益則求仁而得仁則又成矯異夫舜禹豈求仁而不得仁乎若必以天下之吾釋為幸而後堅固不起又誰能相
強耶堯舜禪授之說愚於尚書引義中論之頗詳想來當時亦不甚作驚天動地看唯其然故益之避亦甚尋常天
下之不歸益亦甚平淡此處正可想古之聖賢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妙若謂唯恐天下之不吾釋則幾與越王童
穴仲子居於陵一樣心胸雖可以砥礪貪頑而不足與於天理人心之至聖賢心迹與秦操懿裕天地懸隔不但相
反而已欲知聖賢者當以季札子臧漢高帝宋孝宗諸葛孔明郭子儀一流作對證揀出仁至義盡來方有合處
或問朱均不順一說極為俗陋羅長源作路史似亦為此所惑舜禹當年是何等德業朱均雖不肯固亦不得不服
矣劉裕心同懿操唯小有功於晉耳然當其自立晉恭帝且欣然命筆草詔況聖人乎有天下而為天子不是小可
事云不順者乃似朱均可以手擊而襟擊之者然真三家村學究見地也上世無傳國如漢元后之可執留者不
成朱均介馬發正大聲疾呼以爭於衆欲為天子邪俗儒樂翹異以自鳴亦不知量而已
慶源遠而去近而不去之釋兩而字下復不分明此是通論聖人處未任之前就之為近不就為遠既任之後義不
可留則去道有可行則不去倘作一串說則不特孟子為數行駢贅之句且既已遠矣益未嘗來而何得言去方其
近也且自立於可去可不去之勢而亦何得遂定其不去邪

呂氏說有命無命處極精當正從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上體出顯義命之異而後見其合南軒云禮義之所在
固命之所在雖與呂氏小異然亦以見禮義之所在不在便命之所不至也新安錯看命之不得向有命將不得亦作
命說不知命字自與理數字不同言命則必天有以命之矣故中庸之立以差除詰勸疑之既不得矣則是未嘗命
之也孔子曰有命者謂我若當得衛卿天自命之也得之不得曰有命者言當其不得則曰我若當得則天自命我
而今未也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道則人有事焉命則天有事焉之詞若不求則不可以道言不得則不可以命
言矣或疑孔子以道之將廢為命孟子抑曰莫非命也則不必受命得位而後可以命言矣乃孔子之言廢者則既
得而復失之詞孟子之言莫非命者則以言乎吉凶禍福之至猶朝廷之一子一奪皆有詰勸以行其令也唯言凶
禍福大改異處故以天之有所予奪者而謂之命若人所本無因不予之人所本有因不奪之君子於此唯有可行

之法而無可受之命故謂之曰俟俟者未至之詞也藉當居平無得無喪之時而莫不有命則更何所俟哉故生不可謂之命而死則謂之命以其無所奪有所奪之異也不得不可謂之命而得則謂之命以其無所予有所予之異也若概乎予不奪不奪而皆曰命則命直虛設之詞而天無主宰矣君子之素位而行若概乎生與死得與不得而皆曰有命則一切委諸大造之悠悠而無行法尊生之道矣且不得而亦言命則是得為常而不得為非常君子而非常視不得也又豈非據願外以為固有驚寵辱而生怨尤也哉天既生人以後士則學農則耕天子之子則富貴士庶之子則貧賤日用飲食一切尋常事都不屑屑勞勞授之以命而唯人之自為質此天之所以大而人之所以與能也世俗不知乃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於是啖糲餐糲破枕蹂花之誕說以恣慵惰放逸者之自棄使然則立乎巖牆之下亦無不可而其自云知命者適以為誣命而已矣是與於無命之甚者也而况義乎鑒於此而後知呂氏立說之精

萬章下篇

集註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是伊尹胸中至大至剛語然須於此看出伊尹偏處其云至大至剛者言氣足以舉之也須與孔子天下有道某不與易自有分別伊尹但在自家志力學術上見得佳地有餘謂己有此格者救民之道更不論他精粗軟硬無往不成若孔子則直與天地生物一般須如此生生長長收成不徒特在己者有此可化可育可亨可壽之用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說得極平易卻廣大高明無可涯際在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學孔子處不徒以己有兼善天下之才為本領也

孟子於身上更加一智字已顯示聖功聖學更不容但在資稟上說若說資稟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况三子之於孔子使孔子而天縱以智為三子之所必不逮則孟子之願學又從何處描摹耶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不可認作託言以誘學者使然則夫子此語早已不忠不信矣學者於此處若信聖人不過則直是自棄者不足與言夫射者之有巧力力固可練巧固可習皆不全靠資稟而巧之視力其藉於學而不因於生也為尤甚總緣用功處難學之不易得庸人媮惰便以歸之氣稟爾朱子言顏子所進未可量又云緣他合下致知工夫

夫看得有偏云云深得孟子之旨即如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便且就堯舜之澤生民上著意及于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只在以其知覺覺天下上看得仁義之用則亦似未嘗尚靜存動察中體備者任天地育萬物大合於處分明至極也則使三子者以孔子之下學上達者為作聖之功亦何資稟之可限乎三子之得為聖是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故造其極而無所雜乃其以人欲之淨行天理之所流則雖德業兼備而一從乎天理流行之順直者一遵善直做去則固於天理之大無外而小無間者不能以廣大精微之性學疑之蓋人欲之淨天資之為功半於人事而要不可謂無人力若天理之廣大精微皆備而咸宜則固無天資之可恃而全資之人事矣孔子吾十有五有一章自說得工夫何等縝密雖在知命以還從容中道之妙非期待刻畫以為功而其存養以洗心退藏者要豈一聽之自然乎故孟子言聖智之事兩事字恰緊與必有事焉之意同此或未察乃云為學者言之則聖人之聖智既絕乎人事矣學者乃以事學之豈非擬登天而以梯耶夫射者之習為巧也固有內正外直審幾於慮之功學者之所必習亦習之所必習也故可使學為拜而豈拜之巧自性生為人事所必不至者哉唯釋氏為怪誕妄實之論以欺人故裝點就未離母胎已證菩提墮地七步唯喜獨尊一派淫邪之說聖人之道人道也君子之學聖學也亦安有此耶故知歸三子之偏於氣稟蓋朱門諸子誣其師之印可而非朱子之云然

東陽云此章聖字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非也如伯夷求仁得仁而無怨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幡然一改而伐夏救民此豈更有未化者哉大而化之化與中庸之言變則化者固有在己在物之分然於己未化則必不能化物而不能化物者亦即己之未化也如夷惠之流風興起百世之下伊尹格正太甲俾其處仁遷義則既於物而見其化矣是豈其居之為德者猶有所絀碍而不能達於變通者乎孟子曰伯夷隘隘似與化相反故東陽疑之而其言不然大同中之條理有其化一致中之條理亦有其化也人欲淨而天理行則化自順伯夷之隘固不與鮑焦申徒狄一流私意用事惰戾疾物者等故鮑焦申徒狄滿腹是怨而伯夷不然求仁而得仁固已優游厭飲於天理之中無往而不順矣伯夷之隘隘亦化故曰聖之清伯夷之化化與隘中則雖聖而亦隘也孟子之答浩生不害於聖上又加神之一位蓋以三子為聖而孔子為神曰聖之時則天天一神矣易曰化不可知化自有可知者有不可知

者如春之必溫秋之必涼木之必落草之必榮化之可知者也三子所得與之化也物之品物流形者而以各正性命各正性命者而以保合太和元亨利貞用於至微而體於至顯春夏秋冬有其定位而無其專氣化之不可知者也孔子之所獨也孔子之異於三子不於其廣大高明之性而於其中庸精微之德故以射之巧譬之不能化則無以行遠猶射者之不能至如鮑焦申徒狄之清節禹陶侃之任東方朔阮籍之和行將去便與道相齟齬三子卻一直順行去更無踳躓差池是可謂大而化之矣不知者乃謂孔子能化而三子不能直將化之一字看得元妙無定體唯孟子知聖之深則直在洗心滌慮處揀出極深研幾之妙蓋化之粗者便奇特亦自易知日月之廣照江海之汪洋是也化之精者即此易知處便不可知水之瀾日月之容光必照也兩者俱化而不可知不可知分焉不可知者藏之密也日新而富有者也何嘗有超陵變幻為出於三子所化之外別有作用也哉化則聖也不可不知則聖之時也化則力之至也不可不知則巧之審中於無形者也以此辨之則以言三子之德也不誣而學孔子也亦有其津溪矣

不可知只是不易見非見之而不可識也人之所不易見者唯至精至密者而已雖云不可知卻是一定在如巧者之於正鵠然天之有四時其化可見其為化者不可見若人所為便大綱露出本領來分派下做作用賞則喜之形罰則怒之形儘他奇特都有跡在如伯夷之清其始如是則終莫不如是以指著揭著算定總為他在粗枝大葉上右規模立軌則若天之有時綿綿密密而所以為寒暑生殺者總在視不見聽不聞之中孔子之不顯其德以為載於無聲無臭者下學而上達知之者唯天人在作用上著心目則更無親切處也乃其所以示人則又無所隱而若未有知者然非使人見之而不能測識之如異端之所謂神通者比比以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求之則庶幾不差學者未到孟子知聖地位且就博文約禮上討線索煞定任止久速看他功用鮮不迷矣

程子以孔子為乘田則為司寇則為孟子必欲得賓師之位定孔孟差等如此說道理是將孔子竟作釋氏一乘圓教四無礙看聖人精義入神特人不易知爾豈有於此亦可於彼亦可大小方圓和光同塵之道哉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與易六位時成之義同豈如世俗之所謂合時者耶春夏秋冬固無一定寒暑之溫涼而方其春則更不帶

已一部周易許多變易處只在時位上分別到正中正當以亨吉而元咎則同也故孟子以論世為尚友之要道孔子之先自華督之難齊魯而仕於魯到鄒大夫時亦為魯之世臣矣春秋時世祿之法未壞而士之子必為士而仕者非有大故必於其宗國則孔子既嗣鄒大夫之祿自不得不乘田委吏為職雖小而亦筮仕者初登仕版所必循之階豈可以我有聖德而操一不屑之心乎古者五十始爵乃命為大夫周禮固在不容越也孔子之為此自任登歲義之宜道之正而豈故為委屈耶孟子雖魯之公族而失其祿位降在氓黎者已久魯政疑悼公元公盡去三桓不復知其子孟子於宗國無可仕之階速游道既通則已在五十受爵之年固不容自乞卑官以枉道辱己且齊梁之君卑禮厚幣聘之以來若更有請散秩以受微祿不承權輿而甘為折節愈不可矣抑樂正子固云前以士後以大夫則孟子曾為士矣未嘗必得賓師而後仕也孟子既以抱關擊柝為祿仕之宜則其不必賓師之位者可見孔子道不行於魯不脫冕而行則其處司寇者與處乘田委吏之去就固不同矣聖人居上不驕在下不憂方必至方圓必至圓當方而方則必不圓當圓而圓則必不方故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而豈有方圓無不可之理哉學者之大忌在推高聖人以為神化不測而反失其精義入神合規應矩之大經則且流於駘學入於異端而成乎無忌憚之小人矣

朱子譏賈誼失進言之序斟酌事理允為定論從來評賈生之得失者未能及也古者大臣坐而論道以至庶人工替咸可進言然庶人工替之所言者必非百官之所言小臣之所言者必非大臣之所言也唯大臣所論者道則朝廷之建立因革一切制治保邦文章度數須通盤徹底料理一成局而陳之以授百工之作行若居言職者則必有愆而後繩有繆而後糾方無愆繆且不可立意逞議論徒增聚訟有官守者則在兵言兵在農言農在禮言禮以專治其事則利害親而言之無妄也至於庶人工替之諫則又必國家顯著之事理介於得失安危之大在廷者蒙敬不以上聞而後可陳其一得以待採焉今誼所言者外制匈奴內削侯王上求主德下正民俗以洎乎禮樂制度正朔服色為天子所操三重之權者巨細畢舉盡取漢家之天下畫一成局而欲竟授之有司導而行之此大臣所

從容坐論於燕閒之道而誼以疎遠小生輒以紙窗竹屋之所揣摩者握朝野中外以唯其所指使則是以天下為
危得危失試少年議論文章之物而可哉故知位卑言高急於自衛之罪不可以加之朱雲鄒謨陳俠陳東直言敢
諫之士而唯誼允當之而孟子之旨本以為為貧而仕者留一優游進退之局以盡其素位之道非概以出位而言
責小臣而歸言責於大臣義自著明無容惑也

不敢見禮也不可召義也一章之中縱說橫說乃於義禮二字條理則自分明如云且云何敢云矣可云豈敢云况
乎直任清出禮有常經義務事制唯合夫義之宜者則雖禮之所無而禮自可以義起如君欲有謀則就之堯與舜
迭為賓主一合於尊賢之義則當其行之不患乎禮之不中於節大而不必引君尊臣卑之禮以守其不敢矣若禮
所本有則義即不宜而一以禮之經為宜如孔子非魯君之所可召而召必赴焉則禮有其常為禮屈而非為勢屈
於義固宜抑不必據不可召之義以自亢矣禮義相為錯綜以成經緯固有合一之理乃聖賢審物度己則必既求
之禮又求之義雖求之義亦必求之禮無不可者而後決然以行其志此孟子所以不陷於一偏其以養君子之剛
大者即以定人道之高卑乃知王前士前貧賤驕人之說苟自矜厲以虧典禮而躡屣王門者既以自辱其身而犯
上千主其越禮踰分亦已甚矣註錄未悉

易位之事後世所以不可行者非孟子之言不可通於來今也霍光行之畢竟是胡亂益封建之天下自與郡縣異
到秦漢以後天下事大段改易如此說異事更不可倚古人行跡莽撞且孟子所言要為諸侯言爾諸侯危社稷則
貴戚變置之抑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告諸侯四鄰可以相信相從而貴戚之卿雖首發策亦無嫌於犯上若夫天子
之不可易者非徒三仁不能行之於紂三代之末主之失道者多矣從未有為此舉動者蓋天子之於臣純乎臣者
也古者諸侯之卿命於天子則不純乎臣者也亦幾與天子不純乎臣而上又有天子可以請命則雖貴戚之卿易之
而實天子易之矣若四海一帝九州一王君雖不君誰敢制命自己而徵幸以成非常之事哉委任權力亦何足恃
而可以為三仁之所不敢為乎此霍光之所以不學無術而釀山禹之逆司馬昭桓溫所以為梟獍之魁不可運也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孟子告子上篇

船山遺書

告子說性猶杞柳猶湍水只說箇猶字便差人之有性卻將一物比似不得他生要捉摸推測說教似此似彼總緣
他不曾見得性是箇甚麼若能知性則更無可比擬者孟子斬截說箇善是推究根原語善且是繼之者若論性只
喚做性便足也性裏自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與天之元亨利貞同體不與惡作對故說善且不如說誠唯其誠
是以善誠於天是惟其善斯以有其誠天善之故所有者誠也所有者善也則孟子言善且以可見者言之可見
者可以盡性之定體而未能即以顯性之本體天然其得以萬物之形器動作為變化所偶有者取喻之乎先儒窮
治告子之失不曾至此非所謂片言折獄也

朱子謂告子只是認氣為性其實告子但知氣之用未知氣之體並不曾識得氣也告子說勿求於氣使其能識氣
之體則豈可云勿求哉若以告子所認為性之氣乃氣質之氣則荀悅王充三品之言是已告子且以凡生皆同猶
凡白皆白者為性中間並不分一人禽等級而又何有於氣質之差也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
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知辨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道唯其氣之善是
以理之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氣也唯其善是以可儀也所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和
氣為元通氣為亨化氣為利成氣為貞在天之氣無不善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溫氣為仁肅氣為義
昌氣為禮昂氣為智人之氣亦無不善矣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
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平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既以氣而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
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而不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又推而有不能自為桮棬之
杞柳可使過賴在山之水也天行於不容死故不能擇必善而無禽獸之與草木也然非陰陽之過而變合之
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天不能無生則必因於變合變合而不善者或成其在人也性不能無動動則
必效於情才情才而無必善之勢矣在天為陰陽者在人為仁義皆二氣之實也在天之氣以變合生在人

情才用皆二氣之動也此動字不對靜字言動靜皆動也告子既全不知性亦不知氣之實體而但據氣之動者以為性動之有同異者則情是已動之於攻取者則才是已若夫無有同異未嘗攻取之時而有氣之體焉有氣之理焉則告子未嘗知也故曰性猶杞柳也則但言才而已又曰性猶湍水也則但言情而已又曰生之謂性知覺者同異之情運動者攻取之才而已矣又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亦情而已矣其曰仁內也則固以愛之情為內也愛者七情之一與喜怒哀樂而同發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可以為不善矣猶湍水者此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為不善非才之罪則為善非才之功矣猶杞柳者此也杞柳之為柎柎人為之非才之功即若夫人之實有其理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陽之正者則固有仁義禮智之德存於中而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從出此則氣之實體秉理以居以流行於情而利導之於正者也若夫天之以有則者位置夫有物使氣之變不失正合不失序如耳聽目視一時以顯陰陽固有之撰者此則氣之良能以範圍其才於不過者也理以紀乎善者也氣則有其善者也善是情以應夫善者也才則成乎善者也故合形而上形而下而無不善乃應夫善則固無適暗應也成乎善則有待於成也無適應則不必於善謂水有待於成則非固然其成也是固不可竟予情才以無有不善之名若夫有其善有無其不善所有者善則即此為善氣所以與兩間相彌綸人道相終始唯此為誠唯此為不貳而何杞柳湍水之能喻哉故曰誠者天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已誠之者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仁生氣氣又安得尊性以為善而謂氣之有不善哉人有其氣斯有其性天牛既有其氣亦有其性人之凝氣也善故其成性也善天牛之凝氣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善氣充滿於天地之間即仁義充滿於天地之間充滿待用而為變為合因於造物之無心故犬牛之性不善無傷於天道之誠在犬牛則不善在造化氣充滿於有生之後則健順充滿於形色之中而變合無恆以流乎情而效乎才者亦無恆也故情之可以為不善才之有善有不善無傷於人道之善苟其識夫在天之氣唯陰唯陽而無潛無亢則合二殊五實而無非太極氣皆苟其識夫在人之氣唯陰陽為仁義而無同異無攻取則以配義與道而塞乎兩間為理故心氣交養斯孟子以體天地之誠而存太極之實若貴性賤氣以歸不善於氣則亦樂用其虛而棄其實其弊亦將與告子等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則亦不知氣

而巳矣
 貴性賤氣之說似將陰陽作理察合作氣看即此便不知氣變合固是氣必然之用其能謂陰陽之非氣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一陰陽也陰陽顯是氣變合卻亦是理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也且不得謂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即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亦說不得非理所以周子下箇誠幾二字甚為深切著明氣之誠則是陰陽則是仁義氣之變則是變合則是情才情者陽之變才者陰之變若論氣本然之體則未有幾時固有誠也故淒風苦雨非陰之過合之淫也亢陽烈暑非陽之過變之甚也且如呼者為陽吸者為陰不呼不吸將又何屬所呼者風氣來則吹火者無火唯本有此一實之體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貞故一推一拽動而愈出者皆妙實則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便是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故子言水無有不下水之下也理也而又豈非氣也理一氣氣一理人之性也孟子此喻與告子全別告子專在俄頃變合上尋勢之所趨孟子在互古今今充滿有常上顯其一德如言湖下湖一德唯中庸鄭註說得好木神仁火神禮金神義水神信土神知有所成必也天全以之生人人全以之成性故水之就下亦人五性中十德之一也其實則亦氣之誠然者而已故以水之下言性猶以目之明言性即一端以傲其大全即所自善以顯所有之善非別借水以作譬如告子之推測比擬也金仁山謂釋氏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此十年暗室一燈也於此決破則釋氏儘他說得元妙總屬淺顯他只認精魂便向上面討消息遂以作弄此精魂為工夫如人至京都不能得見天子卻說所謂天子者只此宮殿嵯峨號令赫奕者是凡人之有情有才有好惡取舍有知覺運動都易分明見得唯道心則不易見如宮殿之易見號令之易聞而深居之一人固難得而覲面也故曰道心惟微在人微者在天則顯故聖人知天以盡性在天微者在人則顯故君子知性以知天上微顯以小大言孟子就四端言之亦就人之顯以微天之微耳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一章則就天之顯以徵人之微也。要其顯者在天，則因於變合在人，則因於情才而欲知其誠然之實，則非存養省察功深候到者不知。釋氏只是急性著立地，便要見得硬去，搜索看到人心盡頭，未有善未有惡處，便自止息告子也是如此。他不知覺運動情才之外，有未發之中，總緣他未曾得見天子反怪近臣之日，侍君側何人說知者為妄立名色以欺眾，則亦可哀也。已能活能動底只是變合之幾，變合而情才以生，變已則化，化已則離，便是死也。釋氏說蕉心倚蘆，明是說合說夢，幻泡影，明是說變。而其所變所合者之為何物，總不曾理會。在乃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即無性也。死嗚呼亦安得此鄙陋俗淺之言而稱之也哉。

仁山云：釋氏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語猶有病蓋將理氣分作二事，則是氣外有理矣。夫氣固在人之中，而此外別有理，豈非義外之說乎？所以視聽言動之理在既視聽既言動後，方顯即可云外。孔子言復禮為仁，則禮微乎未有視聽言動之先，與既有之後，即氣而恆存也。今以言與聽思之聲音中自有此宮商角徵羽而人之氣在口，即能言之在耳，即能辨之視之明於五色，動之中於五禮，亦莫不唯氣能然。非氣之用，僅可使視見聽聞言有聲動，則至也。人之性既異於犬牛之性，人之氣亦豈不異於犬牛之氣？人所以視聽言動之理，非犬牛之所能喻。人視聽言動之氣，亦豈遂與犬牛同耶？人之甘食悅色，非自臨於禽獸者，則必不下齊於禽獸。乃啣蹴之食，乞人不屑，不屑則亦不甘矣。是即自臨於禽獸者，其氣之相取也。亦異况乎即無不屑而所甘所悅亦自有精粗美惡之分，其所以迥然而為人之甘悅者，固理也。然亦豈非氣之以類相召者為取舍哉？故曰：形色天性也。氣而後成形，形而後成色，形色且即性，而况氣乎？氣固只是一箇氣，理別而後氣別，乃理別則氣別矣。唯氣之別而後見其理之別，氣無別則亦安有理哉。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變合或非以理則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聖人配天只是因而用之，則已無不善矣。朱子說堯舜之子不肖，是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傳好了。非堯舜之能轉天也。在變化處覺得有些不善，其實須有好底在子，雖不可傳而適以成其傳賢之善也。唯知其廣大而不執一偏，則無不善矣。在天之變合不知天者，疑其不善其實無不善，惟在人之情

才動而之於不善，斯不善矣。然情才之不善，亦何與於氣之本體哉。氣皆有理，偶爾發動不均不決，乃有非理非氣之罪也。人不能與天同其大而可與天同其善，只緣者氣一向是純善無惡，配道義而塞乎天地之間，故也。凡氣之失其理者，即有所贏有所贏者必有所缺。故孟子曰：餒無理處便已無氣。故任氣無過，唯暴氣室氣則有過。意義見不暴害乎氣，使全其剛大則無非是理而形以踐性以盡矣。此孟子之所以為功於人極而為聖學之正宗也。知氣之善而義之非外亦可知矣。

愛未是仁，愛之理方是仁。雙峰之說此題，其韓退之不知道開口說博愛之謂仁，便是釋氏倚蘆纏綿弄精魂，苟當夫愛情也。愛之理乃性也。告子唯以情為性，直將愛弟之愛與甘食悅色同一心看。今人若以粗浮之心就外面一層浮動底情上比擬則愛弟之心與甘食悅色之心又何別哉。近日有一種邪說謂鍾情正在我輩，即此是忠臣孝子本領說得來，也有些相。似此害人心極大，須知此處絕不可以庸陋流俗之情識揀別得。且如人之愛弟，吾弟則愛之，固人之所同也。然使其弟有殺之害之，而秦人之弟為之救，患解紛則必舍其弟而愛秦人矣。此如人之嗜炙本所同也，乃以多食炙故而致飽悶，則甘菜而不甘炙，無他歎者同之厭者異之同者取之異者攻之，情之緣感以生而非性之正也。故就凡人言之，吾弟則愛者亦非仁也。必至於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且親愛不改其臣憂喜與同而無偽，方謂之仁。則固與食肉者之甘好色者之悅，但以情之合離為取舍者，不伴益人之愛弟也。亦止可云愛舜之愛象也。乃盡其同氣相感之理也。告子一流自無存養省察之功，不能於吾心見大本則亦惡知吾弟則愛之外更有愛弟之理哉。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此語自可顛倒互看。緣以顯仁之藏則曰愛之理，若欲於此分性情仁未仁之別，則當云理之愛先言愛則因愛而辨其理，先言理則吾得理之氣自然有此親親仁民愛物之成能。油然順序而生也。故曰：性之德也。以舜之愛象觀之，唯有本而愛遂不窮，豈但於其用愛得所而見為理哉。待用愛得所而見為理則豈徒可云義外哉。仁亦外矣。

潛室以權度言義內亦未嘗知義也。若專在權度上見義，則權度者因物之有長短輕重而立，豈非外乎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豈待權度而後審者哉。蓋唯有事於集義者方知義內，若非其人則但見義餘物設如

權度之因物而立因物者固不繇內矣有物則權度用無物則無用權度處兩物相衡則須權度一物獨用則不須
權度然則弟未為尸之時不與叔父爭敬而專伸其敬於叔父便無義乎只是敬則學須於叔父未當前弟未
為尸之時看取敬叔父敬尸之心何在方知義之在內庸人無集義之功而不知義則一向將外物之至感心以生
權度而不得不授之權度者以為義如貧人本無金穀必借貸始有遂以借貸而得謂之富而不知能治生者之固
有其金穀也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因於外人盡知之故公都子言君子之知義在內者猶汝之知飲湯飲水
不待權度而自不至於顛倒也固有義而固知之則義之在吾心內者總非外物之可比擬權度人為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彼直不知何者為義非但誤其外內之界而已如說權度為孟子至此亦難與顯言非有吝而不言也喜怒
哀樂未發之時有所性之德存焉此豈可與不知者名言之哉不得已而以弟為尸言之則以人之愛敬或因情因
感因名因事而相暱以愛相畏以敬非愛敬也非愛敬則安知愛敬之在內唯至於宗廟之中視無可見聽無可聞
總無長短輕重之形容吾權度而神之不可射者以其昭明羣萬淒愴之氣此正金氣也秋相為類動而所自生之
敬不倚聲色而發於中如夏氣之感而嗜水冬氣之感而嗜湯於此思之敬之緣內發而不緣物以立者固可見矣
而人所以敬叔父者以天動天亦如是而已矣是中節者雖因於物而所發者根於性也彼昏不知而猶以敬尸之
敬為外物之輕重長短以移用其權度則是為孟季子者終身未嘗有一念之真敬其謂之外也則美怪哉夫苟無
一念之合於敬而億權度以為義則雖以飲湯飲水喻之彼且曰飲湯飲水不待權度而喻者也故內也敬叔父敬
弟待權度而審者也故外也嗚呼亦不可瘳已

度之所自出而非權度明矣今世里牙會之流有金穀算子算金穀地畝者權度為他心中本無了了之數只
法學得來精熟算來也不差乃一奪其算子則一無所知且方其用算子時數之乘除多寡所以然之理固情然不
省一數已知而復授一數則須從頭另起而先所用者全無用處此豈非其心無權度之故而敬叔父敬弟之真敬
其如此之倚仗成法茫然無得於心且變夕移斷續而不相接也乎潛室未之思爾

若說弟重則敬弟叔父重則敬叔父為權度此是料量物理智之用也且非智不與敬之本體相應若說權度者物
之所取平者也吾心之至平者謂之權度則夫平者固無實體特因無不平而謂之平耳此但私欲不行邊事未到
天理處以平為義則義亦有名而無實矣義者以配四德之利四時之秋豈但平而已哉吾固有之氣載此剛大之
理如利斧相似嚴肅武毅遇著難分別處一直利用更無任再此方是義之實體故以敬以方以宜以制而不倚於
物豈但料量以虛公若衡鑑之無心而因用以見功者乎孟子不曾將情才與性一例竟直說箇善字本文自明曰
可以為善即或人性可以為善之說也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即告子性無不善之說也彼二說者只說得情才
便將情才作性故孟子特地與他分明破出言性以行於情才之中而非情才之即性也孟子言性可以為善而不
言可以為不善言不善非才之罪而不言善非才之功此因性一直順下從好處說則其可以為不善者既非斯人
所必有之情固但見其可以為善而不見其可以為不善若夫為善雖非才之功而性克為主才自輔之性與才合
能而成其績亦不須加以分別專歸功於性而擯才也此是大端看得渾淪處說一邊便是不似彼欲破性善之旨
須在不好處指摘也然言可以為善則可以為不善者自存言不善非才之罪則為善非其功也亦可見矣孟子言
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說性不是說情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雖其發也近於情以見端然性是徹始徹終與生
俱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沒有性性感於物而動則緣於情而為四端雖緣於情其實止是性如人自布衣而卿相以
位殊而作用殊而不可為一為卿相則已非布衣之故吾也又如生理之於花果為花亦此為果亦此花成而果而
生理均也非性如花而情如果至已為果則但為果而更非花也孟子竟說此四者是仁義禮智既為仁義禮智矣
則即此而善矣即此而善則不得曰可以為善惻隱即仁豈惻隱之可以為仁乎有擴充無造作若云惻隱可以為仁則是

惻隱內而仁外矣若夫情特則可以為善者爾可以為善者非即善也若杞柳之可以為栝棷非杞柳之即為栝棷也性不可戕賊而情待裁削也前以水喻情此以杞柳喻情益故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已慶源說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語極有疵喜怒哀樂未發則更了無端倪亦何善之有哉中節而後善則不中節者固不善矣其善者則節也而非喜怒哀樂也學者須識得此心有箇節在不因喜怒哀樂而始有則性情之分迥然矣若昏然不察直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與喜怒哀樂作一箇看此處不明更有甚性來孟子言情只是說喜怒哀樂不是說四端今試體驗而約分之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屬之哀乎亦僅屬之愛乎非有無欲穿窬之心屬之怒乎亦僅屬之惡乎亦有所惡若恭敬是非之心其不與七情相混者尤明矣學者切已將惻隱之心屬之於愛則與告子將愛弟之心與食色同為性一例在兜女之情上言仁漢以來儒者不識仁字只在此處差謬惻隱是仁愛只是愛情自情性自性也情是變合之幾性只是一陰一陽之實情之始有者則甘食悅色到後來善惡流轉則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種種者性自行於情之中而非性之生情亦非性之感物而動則化而為情也情便是人心性便是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見人之不以人心為吾俱生之本者鮮矣故普天下人只識得箇情不識得性卻於清上用工夫則愈為之而愈妄性有自質情無自質故釋氏以蕉心倚蘆喻之無自質則無恆體故莊周以藏山之無質無恆則亦可云無性矣甚矣其逐妄而益狂也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不善非才罪罪將安歸耶集註云乃物欲陷溺而然而物之可欲者亦天地之產也不責之當人而以咎天地自然之產是猶舍盜罪而以罪主人之多藏矣毛嬙西施魚見之而深藏鳥見之而高飛如何陷溺魚鳥不得牛甘細草豕嗜糟糠細草糟糠如何陷溺人不得然則才不任罪性尤不任罪物欲亦不任罪其能使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哉朱子曰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自家二字尤開無窮之弊除卻天所命我而我受之為性者更何物得謂之自家也情固自家底情然竟名之曰自家則必不可蓋吾心之動幾與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與吾之動幾交而情以生然則情者不純在外不純在內或往或來一來一往吾之動幾與天地之動幾相合而成者也釋氏之所謂心者正指此也唯其為然則非吾之固有而謂之鑠金不自鑠火亦不自

鑠金火相搆而鑠生焉鑠之善則善矣助性以成及物之幾而可以為善者其功矣鑠之不善則不善矣才以下溺物之為而可以為不善者其罪矣故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而不可云不能盡其情若盡其情則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熾然充塞也其害又安可言哉才之所可盡者盡之於性也其能盡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盡其才者受命於情而之於湯也惟情可以盡才故早之所聽目之所視口之所言體之所動情苟正而皆可復於禮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盡則耳目之官本無不聰不眇不聾不瞶不啻嗟美色之咎而情移於彼則才以舍所應致而奔命焉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體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於喜怒哀樂以導其所發然後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樂之情雖無自質而其幾甚速亦其盛故非性授以節則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敵靈靜不勝動且聽命於情以為作為輟為攻為取而大爽乎其受利於性之良能告子之流既不足以見吾心固有之性而但見夫情之乘權以役用夫才億為此身之王遂以性之名加之於情釋子者又不察於性之與情有質無質有恆無恆有節無節之異乃以言性善者言情善夫情苟善而人之有不善者又何從而生乃以歸之於物欲則亦老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緒談抑以歸之於氣則証一陰一陽之道以為不善之具是將賤二殊厭五實其不流於釋氏海濶陽鹹之說者幾何哉愚於此盡破先儒之說不賤氣以孤性而使性託於虛不寵情以配性而使性失其節竊自意可不倍於聖賢雖或以好異之罪不敢辭也

以在天之氣思之春氣溫和只是仁夏氣昌明只是禮秋氣嚴肅只是義冬氣清冽只是智木德生只是純火德光輝只是禮金德勁利只是義水德潤淳只是智及其有變合也冬變而春則乍响然而喜凡此四情皆可以其春合於夏則相因泰然而樂夏合於秋則疾激烈而怒秋變而冬則益凄切而哀如云秋之之際尤難水合於木則津潤而喜新雨後木合於火則自遂而樂火薪相得欲火變金則相激而怒金在治不受變之如此金變水則相離而哀此差離合而難以在人之氣言之陽本剛也健德也與陰合而靡為陰所變則相隨而以喜以樂男女利時如此非剛質矣陰本柔也順德也受陽之變必有吝情雖與陽合而相迎之頃必怒已易其故必哀於君子必然非柔體矣惟於其喜樂以仁禮為則則雖喜樂而不淫於其怒哀以義智相裁則雖怒哀而不傷故知陰陽之撰唯仁義禮智

之德而為性變合之幾成喜怒哀樂之發而為情性一於善而情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
不善雖情之罪而為善則非情不為功蓋道心惟微須藉此以流行充暢也如行仁時必情雖不生於性而亦兩間
自有之幾發於不容已者唯其然則亦但將可以為善變之而不須以可為不善責之故曰乃所謂善也言其可以
謂情善者此也集註釋此句未明蓋謂情也功罪一歸之情則見性後亦須在情上用功大學誠意章言好惡正是此理既存養
以盡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為功而免於罪集註云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此一語恰合省察者省
察其情也豈省察性而省察才也哉若不此則情既可以為不善何不去情以塞其不善之原而異端之說繇此
生矣乃不知人苟無情則不能為善亦且不能為善便口管堆塌去如何盡得才更如何盡得性孟子言情則可以
為善乃所謂善也專就盡性者言之愚所云為不善者情之罪專就不善者言之也孟子道其常焉蓋其變也若論
情之本體則如杞柳如湍水居於為功為罪之閒而無固善固惡以待人之修為而決導之而其本則在於盡性是
以非靜而存養者不能與於省察之事大學之所以必正其心者乃可與言誠意也

集註謂情不可以為惡緣誤以惻隱等心為情故一直說然若知惻隱等心乃性之見端於情者而非情則夫
喜怒哀樂者其可以不可為惡之名許之哉情如風然寒便得寒氣來暄便得暄氣來和便得和氣來惻隱
等心行於情中者如和氣之在風中可云和風而不可據此為風之質但可為和而不可以為極寒暄熱也故君子
慎獨以節其情也若不於存養上有以致其中則更無和之可致矣喜怒哀樂之發豈但有節而無無節者哉朱子
未析得情字分明故添上不可以為惡五字而與孟子之旨差異若西山之言才亦云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
則尤不揣而隨人口動爾人之為惡非才為之而誰為之哉唯其為才為之故須分別說非其罪若本不與罪更不
須言非罪矣如刺人而殺之固不可歸罪於兵然豈可云兵但可以殺盜賊而不能為功罪者而言則曰小體自其為
為小體而又曰形色天性也若不會通則兩語坐相乖戾蓋自其居靜待用不能為功罪者而言則曰小體自其為
二殊五實之撰即道成器以待人之為功者而言則竟謂之天性西山謂才不可以為惡則與孟子小體之說相背
程子以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歸不善於才又與孟子天性之說相背孟子於性上加一天字大有分曉才之降自天

者無所殊而成形以後蠢蠢不敵靈靜不勝動則便小而不大此等處須看傳四方透亮不可滯一語作死局固難為
不知者道也

程子全以不善歸之於才愚於論語說中有笛身之喻亦大略相似然笛之為身縱不好亦自與簫管殊而與枯枝
草莖尤有天淵之隔故孔子言其相近乎亦言非才之罪此處須活看既是人之才饒然差異亦未定可使為惡
春秋傳記商臣違自射聲王充便據以為口實不知使商臣而得慈仁之父方正之傳亦豈遂成其惡哉舜之格替
瞽及免罪於惡其究能不格者亦瞽象之才為之也又豈舜之於瞽象能革其耳目其口體而使別成一底豫
之才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終始不相假借者則才也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
禽獸所無也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者亦唯人則然而禽獸不然也若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雖細
察之人亦自殊於禽獸此可以為善者而亦豈人獨有七情而為禽獸之所必無如四端也哉一失其節則喜為所同喜怒
獸所同怒者多矣此可以為不善者乃雖其違禽獸不遠而性自有幾希之別才自有靈蠢之分到底除卻者情之妄動者不
同於禽獸則性無不善而非有罪者自見矣故愚決以罪歸情異於程子之罪才也
情之不能不任罪者可以為罪之謂也一部周易都是此理六陽六陰才也言六者括陽健陰順性也當位不當位
之吉凶悔吝其上下來往者情也如泰否俱三陰三陽其然在人則為功為罪而不可疑天地之化何以有此以滋
悔吝之萌天地直是廣大險不害易阻不害簡到二五變合而為人則喫緊有功在此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慕
天地之大而以變合之無害也視情皆善則人極不立矣天地之化同萬物以情著天地之仁也異人之性與才於
物者天地之義也天地以義異人而人恃天地之仁以同於物則高語知化而實自陷於禽獸此異端之病根以滅
性際命而有餘惡也

孟子言夜氣原為放失其心者說雲峰言聖人無放心故無夜氣非無夜氣也氣之足以存其仁義之心者通乎晝
夜而若一也聖人當體無非天者昭事不違一動一靜皆性命之所通其次則君子之見天心者有過未嘗不知知
而未嘗復為不遠復无祇悔也又其次雖日月至焉而與天陟降之時亦未嘗不在動靜云為之際如此則亦何待

嚮晦冥息物欲不交而後氣始得清故審然則不可以夜氣言者非但聖人也說到夜氣足以存仁義之心即是極不好底消息譬病已深重六脈俱失其常但穀氣未衰則可以過其病所應死之期如內經所云安穀者過期而已若平人氣象胃氣內榮則不須問穀氣也在天者命也在人者性也命以氣而理即寓焉天也性為心而仁義存焉人也故心者人之德也氣者天之事也心已放而恃氣存之則人無功而孤恃天矣人之畫作而夜息者豈人之欲爾哉天使之然不得不然以象則畫明而夜暗以氣則畫行於陽而夜行於陰而息非人自息天息之也故迨至於夜而非人可用功之時則言及於氣而非人可用力之地所以朱子斥謂氣有存亡而欲教養於氣者為誤異端之病正在於此舍人事之當脩而向天地虛無之氣捉搦費弄一部參同契只在氣上用功乃不知天地自然之氣行於人物之中其昌大清虛過而不可留生而不可遏者儘他作弄何曾索得他絲毫動則人之所可存可養者心而已矣故孟子之言養氣於義有事而於氣無功也若說且畫有為之時為格亡之所集卻便禁住此心不依羣動而與夜之息也相似以待清氣之生此抑為道家言者極頂處喚作元牡乃不知天地之氣恆生於動而不生於靜故程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乃初九一陽數點梅花固萬紫千紅之所自復若一直向黑洞洞地楞然伏處待其自生則易當以坤之上六為天地之心而何以元黃之疑戰正在此哉若一向靜去則在己者先已解散枯槁如何凝得者氣住氣不充體則心已失其所存之基則生而死人而鬼靈而蠢人而物其異於蚓之結而蠶之縮者幾何耶靜則氣為政者天事也動則心為政者人道也君子以人承天故易於震之象曰不喪匕鬯人所有事於天者心而已矣喪其匕鬯以待鬼神之至於徜徉不亦妄乎故朱子專以其功歸之養心而不歸之氣其旨定矣延平之說曰若於日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非也且晝不格亡者其以存此心而帥其氣以清明者即此應事接物窮理致知孜孜不倦之際無往不受天之命以體健順之理若違其夜則猶為息機氣象之不及夫晝也多矣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出王游行之際氣無不充性無不生命無不受無不明焉無不且馬而豈待日入景晦目閉其明耳塞其聰氣反於幽神反於漠之候哉夜氣者氣之無力者也以無力故不能受惡之染汚則以無力故不能受善之薰陶天不息則夜亦無殊於晝而

夜非加清人有息則夜之所順受於天者微而氣行陰中則抑以魄受而不以魂承是故苟非格亡其心者不須論夜也君子之夜氣與格亡之夜氣所差不遠故格亡者得以近其好惡君子之晝氣麗乎動靜云為而順受其清者剛正大者則非格亡者之所可與而氣象固已遠矣奈之何舍平人禁衛之和而與危病者爭僅存之穀氣哉達於朱子之旨則延平之說可廢矣

嘗謂命曰受性曰生竊疑先儒之有異今以孟子所言平旦之氣思之乃幸此理之合符也朱子言夜氣如雨露之潤雨露者天不為山木而有而山木受之以生者也豈則不與天之有陰陽五行而人受之為健順五常之性者同哉在天降之為雨露在木受之為萌蘖在天命之為健順之氣在人受之為仁義之心而今之雨露非昨之雨露則今日平旦之氣非昨者平旦之氣亦明矣到日晝格亡後便將夙昔所受之良心都喪失了若但伏而不顯則不得謂之亡且其復也非有省察克念之功以尋繹其故但因物欲稍間而夜氣之清明不知其所自生若此者豈非天之日命而人之日生其性乎乃或曰氣非性也夜氣非即仁義之心乃仁義之所存也則將疑日生者氣耳而性則在有生之初而抑又思之天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氣而為氣之理也是豈於氣之外別有一理以游行於氣中者乎夫言夜氣非即良心而為良心之所存猶言氣非即理氣以成形而理具也豈氣居於表以為郭郭而良心來去以之為宅耶故朱子說夜氣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以一養字代存字只此天所與人清明之氣健順故養成而發見到好惡上不乖戾即是良心而非氣外別有心生審理便在氣裏而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不離乎一陰一陽也故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氣自生心清明之氣自生仁義之心有所觸則生可見即謂之生無所觸則生不可見故謂之存其實一也天與人以氣必無無理之氣陽則健陰則順也一陰一陽則道也錯綜則變化也天無無理之氣而人以其才質之善異於禽獸之但能承其知覺運動之氣尤異於草木之但能承其生長收藏之氣是以即在格亡之餘能格亡其已有之良心而不能格亡其方受之理氣也理氣謂有天之與入者氣無間斷則理亦無間斷故命不息而性日生學者正好於此放失良心不求亦復處看出天命於穆不已之幾出王游行無非昊天成命相為陟降之時而君子所為不遠復無祇悔以日見天心

王船山經史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日凝天命者亦於此一察矣若云唯有生之初天一命人以為性有生以後唯食天之氣而無復命焉則良心既放之後如家世所藏之寶已為盜竊苟不尋求終不自獲乃胡為憐亡之人非有困心衡慮反求故物之功而但一夜之頃物欲不接即此天氣之為生理者能以存夫仁義之心哉故離理於氣而二之則以生歸氣而性歸理因以謂生初有命既生而命息初生受性既生則但受氣而不復受性其亦膠固而不達於天人之際矣

必須說箇仁義之心方是良心言良以別於指明蓋但言心則不過此靈明物事必其仁義而後為良也心之為德只是虛可以倚靈有所覺不論不昧能記憶切凡記所以具眾理而能具之應萬事者亦未定大端只是無惡而能與善相應然未能必其善也須養其性以為心之所存方使仁義之理不失孔子曰操則存言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存也舍則亡言舍此仁義之心而仁義亡也出入無時言仁義之心雖吾性之固有而不能必其恆在也莫知其鄉言仁義之心不倚於事不可執一定體以為之方所也其心之謂與即言此仁義之心也說此書者其大病在抹下仁義二字單說箇靈明底物事集註已未免墮在北溪東添上一段描畫寫得恍惚似水銀珠子樣算來卻是甚行貨大概釋氏之說恰是如此看他七處微心不在內不在外之語正北溪所謂忽在此忽在彼也看他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但起心塵勞先起正北溪所謂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也范家女子只撩亂記得幾句禪語便胡言道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從而稱之不亦過乎者昭昭靈靈收著即在眼前底正釋氏所謂常住真心此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第一緊要真贖果如彼說則孔子之言句句可破不但如范氏妖髻所云也此靈明活動者如荷葉上露水相似真是操不得底愈摸而愈不存矣此靈明活動者亦如影之隨形不但不亡而亦何容舍爾眼見明閉眼見暗未有能舍之者也亦直不可說他莫莫其鄉喚醒主人翁則端的在家裏坐行住坐卧不離者箇也嗚呼誰謂孔子之言而如斯其背謬耶總緣撇下仁義二字說心便惹得許多無父無君之教涎沫來胡亂聖賢之言修辭立誠不合弄此虛脾聖賢之學反身而誠養其性以存其心不將此圓陀陀光閃閃的物事作本命元辰看得隆重朱子自有良心存亡只在眇忽之間舍便失去操之勿放非放也則良心常存一段語錄千真萬當為聖學宗旨其他書出來活鬼相似一流虛脾語剛之無疑

謂欲生惡死是人心唯義所在是道心則區別分明乃朱子尤必云權輕重卻又是義義在舍死取生則即以生為義矣人心者唯危者也以為義可以為不義而俟取舍者也故欲生惡死之心人心也應源因於不察竟將得生避患作人欲說則是過人欲於不行者必患不避而生不可得日以求死而後可哉孟子以魚與熊掌配生與義魚雖不如能掌之美然豈有毒殺人而為人所不可嗜耶若夫人欲則鳥喙之毒而色惡臭惡之不可入口者矣子於此原以言人之本心純乎天理道心即在人所當欲之生當惡之死亦且辨之明而無所苟而況其為非所當欲非所當惡者如官室妻妾曾何足以亂之哉若論在所當得則雖官室妻妾窮乏得我且未是人欲橫行處而況欲生惡死之情唯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斯則天理亡而人欲孤行者聖賢於此只論禮義不論利害故朱子云臨時比並又卻只是擇利害處去若不於義理上審箇孰為當欲孰為當惡孰為且不當用其欲惡而但以於身之緩急為取舍則世固有無心於官室妻妾之間安其麓陋所識窮乏者各一粟之施雖怨不恤而走死權勢坐守金粟者以不辨禮義而快其所欲受其可謂之知所取舍乎飲食之人人皆賤之飲食之於人其視官室妻妾窮乏得我也緩急利害相去遠矣詎可以飲食之人賢於富貴之人耶是知官室妻妾窮乏得我以至得生避患唯不知審則可以為過抑天理之具而成乎人欲固不可以欲生惡死即為人欲之私而亦不當以官室妻妾窮乏得我與生之可欲死之可惡從利害分緩急也

心則只是心仁者心之德也徑以心為仁則未免守此知覺運動之靈明以為性此程朱所以必於孟子之言為之分別也然孟子言此則固無病其言仁人心也猶言義人路也義人路也非人路之即義則仁人心也亦非人心之即仁矣除卻義則非路非無路也或為茅塞或為蹊徑獸蹄鳥跡之道非人路也除卻仁則非心非無心也知覺運動將與物同非人之心也孟子之言明白簡易只是如此故不須更與分疏心即人之與非即仁也朱子言仁者心之德德字亦須分別看不可以有得於心釋之德自屬天子人以仁而人得之為秉夷之心天子人以義而人得之以為率繇之路其義一也若於此不審以心為郭郭而仁在其中然則亦以路為轍迹而義在其中乎若然則仁內而義外乎孟子義路之說若看分曉極易犯手說似仁內義外去此路字是心中之路非天下之路也路在天

下縱橫通達而非吾所必辭惟吾欲往燕往越以至越陌度阡此中卻分明有一路在終不成只趁著大路便走君子喻於義路自在吾心不在天下也潛室以不是血氣做成的心為辨語極膚淺聖賢言心皆以其具眾理而應萬事者言之豈疑於此肉團之心哉孟子言此具眾理而應萬事者則仁以為之德而非能知能覺之識即可具眾理能運動之才即可應萬事不然則物之有其知覺運動者何以於理昧而於事非也此遠不禦而近自正者則義以為之制而非任運自繇之可以達於天下而無所礙不然則物之意南而南意北而北者何以近無準而遠必泥也直以仁為人心而殊之於物之心故下直言求心而不言仁乃下直言心而言心即以言仁其非僅以知覺運動之靈明為心者亦審矣故雙峰為之辨曰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偉哉其言之也彼以知覺為心而以收攝不昏為求放心者不特於文理有礙而早已侵入異端之域矣程子云纔昏睡便放了朱子云收斂此心不容一物看來都有痼病求放心者求仁耳朱子云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多下一如字只欲仁便是求放心也仁者之事雖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不容他昏去乃昏而放失其仁固也然一不昏而即可謂之仁乎既不昏亦須有所存先儒謂隨處體認天理故亦必學問以為之津涘克已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皆求放心之道也若但提醒此靈明教不昏著睡著則異端之徹夜達旦死多死究者莫有仁焉者矣放心只是失卻了仁有私意私欲為之阻隔而天理不現天理現則光輝萬物皆備而豈一物不容哉若但以不昏而無物為心之存則狂如李白且有挑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之時而語其極至將龐蘊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者盡之矣孟子喫緊教人求仁程朱卻指箇不末自得空洞虛元底境界異哉非愚所敢知也雙峰承二賢之後而能直領孟子之意以折羣疑其以正人心關邪說於毫釐之差者功亦烈矣唯知此則知所放所求之心仁也而求放心者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之也仁為人心故即與靈明之心為體而既放以後則仁去而靈明之心固存則以此靈明之心而求吾所性之仁心以本體言雖不可竟析之為二心以效用言則亦不可概之為一心也而朱子所云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亦覺與釋氏無能無所最初一念即證菩提因地果生之說無以別識得所求之心與求心之心本同而未矣而後聖賢正大誠實之學不混於異端愚不敢避粗淺之譏以雷同先儒亦自附於孟子距楊墨之旨以俟知者耳

朱子云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此味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又云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凡此皆謂求放心為學問之先務須求放心而後能學問若非勉齋雙峰為之發明則是學問之外別有求放心一段工夫既與孟子之言顯相矛盾而直將此昭昭靈靈能學知問之心為當求之心學問由子也此心則於聖賢之學其差遠矣教此知覺之心不昏不雜此異端之所同而非但異端也即俗儒之於記誦詞章以至一技一藝之士也須要心不昏惰不雜亂方能習學此又不過初入小學一段威儀一箇徑路耳故小道得以同之俗儒得以同之而異端亦得以同之末其實則孟子所謂專心致志者而已專心不為外物所誘致志收攝不令昏放曾聖賢克己復禮擇善固執之全體大用而止此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猶聖經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也大學者自有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道而要所以明明德君子之學問有擇善固執存心致知之道而要所以求仁已放者謂之放心未放者謂之仁而已不然即以明明德為大學之道則此虛靈不昧者從何處而施明即以求放心為學問之道則此見聞覺知之心雖旁馳四出而固不離乎現前乃更起而求之不且如釋氏迷頭之誦乎朱子之釋此章大段宗程子之說程子於此看得起忽忽總緣他天資高功候熟利便徑向心有其仁而無不仁者一層說起抑其於釋氏之學曾未勘覈故一時偶犯其壘而不知乃孟子之言既為已放其心者而發故明於學問之塗而授以求仁之津涘則云即心即仁但無昏放而不容一物者其不然審矣程子規摹直爾廣大到魁柄處自不如橫渠之正橫渠早年盡挾佛老之藏識破後更無絲毫粘染一誠之理壁立萬仞故其門人雖或失之近小而終不失矩矱程子自得後卻落入空曠去一傳而後遂有淫於佛老者皆此等故之也此又善學古人者之所當知

求放心之心與心不若人之心須有分別新安看得圖便沒理會學者須於同中顯異方能於異中求同切忌劈頭便從同處估量去則直不知擇所以中庸喫緊說一擇字正人心道心之所歸辨也既曰即心即仁此從即心即佛來即求放心之心便是不放之心心但不放則即是仁則何以又云心不若人不若人而繫之心則彼亦有心而未嘗

放失矣彼心固存而所存者不善斯不若人者也如公孫衍張儀劉穆之劉宴一流人他者知覺運動之心何嘗不
璣璣剔透一倍精采只他邪向權謀上去便是心不若人又如釋氏之徒至有罔蟻搜蟲尸如人搜大木者亦有三
十年腸不粘席者亦有一日三喚主人翁者又豈不精細靈警綠毫不走作只他邪向虛寂上去便是心不若人
為即心即仁若一向醉生夢死悠悠之徒則與沈疴惡疾在身不知惡之以求醫者等聖賢從無心情與此輩較量
之毒所中夫一指不伸求治千里之外此亦須是皮下有血漢杜子美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司馬相如誓不乘
駟馬高車不過此橋釋氏之徒有斷臂立雪八十行脚者乃是不遠秦楚以求伸一指之人纔可以心不若人而不
知惡責之於此分明方知但言心未便是至處而以求放心者竭心思以求仁而非收攝精神以求一物不容之心
也孟子始終要關生之謂性一種邪說程子乃以生之謂性為未是告子錯處故其差異如此雖然孟子之言至矣
若教人養其大者便不養其小者正是佛氏真誠實據雙峰於此分別破明其功偉矣佛氏說甘食是填飢瘡悅色
是蒸砂作飯只要敗壞者軀命乃不知此固天性之形色而有則之物亦何害於心耶唯小體不能為大體之害故
養大者不必棄小者若小體便害大體則是纔有人身便不能為聖賢矣所以釋氏說此身為業海不淨合成分段
生死到極處只是褊躁忿戾要滅卻始甘休則其劣而狂也乃小體既不能為大體之害則害大者豈
何在孟子固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左又曰從其小體為小人只以字從字是病根乃此以之而從者豈
小體之自以哉既非小體之自以則其過豈不在心昭昭所以大學說脩身在正其心心不固正而後須正也特
此從之以之之心專是人心專是知覺運動之心固為性所居而離性亦有其體性在則謂之道心性離則謂之人
心性在而非遺其知覺運動之靈故養大則必不失小性離則唯知覺運動之持權故養小而失大知覺運動之心
與耳目相闕生而樂寄之耳目以得所藉其至此心而為道心者則即耳目而不喪其體離耳目而亦固有其體也
故言心者不可不知所擇也廣如下章之說
一部孟子如鈞是人也一章深切著明示人以從入處者極少讀者於此不精審體驗則似不曾讀孟子集註於此
失之太略諸儒亦未為之引伸乃熟釋本文而以身心體之則其義固有可求者耳目之官不思兩段既以辨大體

小體功用之殊從其大而為大人從其小而為小人以答公都子第一問乃其以求夫大人所以從大體之蘊而直
勤夫小人所以從小體之繇以答公都子第二問意雖不盡於言而言亦無不盡之意也自耳目之官不思至則其
小者不能奪也句句對照抑或言此而彼之不然者以顯只此數語是聖賢當體反求精以考之而不惑處前章所
云於已取之而已者正謂此也耳目之官不思六字繫對下不思則不得也句而蔽於物四字繫對下思則得之句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繫對下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二句在心則云心之官則思在耳目則不云耳
目之官則視聽在心則云此天之所與我者在耳目則不云此成形之所有者在從大體則云此為大人而已矣而
於交物而引者不云此為小人則言此而彼之不然者顯也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相為對照而今云耳
目之官四字含有則視聽三字不思二字與不思則不得也相對者以官之為言司也其司則必有其事抑必有
其事而後有所司今既云不思矣則是無其事也無其事而言司則豈耳目以不思為所司之職是猶君以無為為
職也耳目當為君矣此釋氏以前五識為性境現量之說反以賤第六七識而貴前五識也是以知言耳目之官則
固有其司者存豈非以言目司視而耳司聽乎乃耳目則有其司矣非猶夫血肉爪髮之無所司矣今但以其不
能思者言之則且與血肉爪髮等而雖在小人亦惡乎從之足知言不思者謂不思而亦得也不思而亦得故釋氏
謂之現量心之官不思則不得故釋氏謂之非量耳目不思而亦得則其得聲也逸而不勞此小人之所以樂
從心之官不思則不得逸無所得勞而後得焉此小人之所以憚從釋氏樂獎現量而取耳為圓通耳報目正小人
懷土懷惠唯逸乃諺之情與微聲逐色者未雖異而本固同以成乎無忌憚之小人也故不待思而得者耳目之利
也不思而不得者心之義也義謂有制而不妄悅人而蔽於物者耳目之害也思則得者心之道也故耳目者利害之府心者
道義之門也不思而不得不勞而可有功而蔽於物則雖勞而亦無益聲色之麗耳目一見聞之而然雖進求之而亦
但然為物所蔽而蔽盡於物豈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無不表裏之具悉得耳目但物所未有者可使之形
著而明動哉小人喜用其逸而又樂其所得之有量易於得止而屬厭大人重用其勞而抑樂其所得之無窮可以
極深研幾而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後聖故各以其所樂者為從而善不善分矣乃耳目之小亦其定分而誰令

小人從之故曰小不害大罪在從之者也所以知天之與我者專為心言而非耳目之所得其者此與專蓋天之所與我者性也孟子固曰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君子不謂性也所以不言耳目非盡天蓋耳目之官元因體而有而耳目之體則資養而成雖天命之而不得外物之養以助於有生之後則亦不得有其聰明此唯心為天所與我而耳目不得與也心思之得於天者不待取而與耳目之得於天者則人取之而後天與之也先立乎其天者則小者不能奪耳目不能奪而況於物物交物則引之則耳目且受奪而不得守其官求其從心之令也豈可得乎始於小體而終於物則小人之且失其理先以大體則小體從令而物無不順此大人所以備物而誠釋氏唯以現量為大且貴則始於現量者終必緣物受現量主故釋氏雖不緣物而緣空空亦物也引故唯始於吾所受於天之明德而求盡其量則當體無窮而不倚於物故聖學雖盡物之性而要無所倚則以現量之光然著明而已著則亡不能心思之用闡然未能即章而思則日章先難而後獲先得而後喪大小貴賤之分繇此以別而小人之無所立以奔赴其便安故見奪而載胥及溺大人之有所立以上達而不已故耳目各効其聰明之正其或從乎此或從乎彼一義利勤惰之情所必至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心之所以為無不得之道者正以其有不得之義也學者明於此而吾當體之中可考可擇為主為輔之分以明則不患聖功之無其門而彼釋氏推耳為圓通之最疑前五為性境之智者亦不待攻而自露矣惜乎先儒之未能詳也

前既釋仁義之心與知覺運動之心雖同而實異今此又概言心而即已別乎小體若以此所言心為仁義之心則仁義為實有而思為虛位若以此為知覺運動之心而何以又云知覺運動之心俗儒亦求之異端亦求之而不但大人也愚固曰於同顯異而後可於異明同也孟子於此昌言之曰心之官則思今試於當體而反考之知為思乎覺為思乎運動為思乎知而能知覺而能覺運動而能運動待思而得乎不待思而能乎所知所覺所運動者非兩相交而相引者乎所知所覺以運以動之情理有不蔽於物而能後物以存先物而有者乎所知一物則止一物如能通以知覺覺運動亦如之審此則此之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可知已只緣後世佛老之說充斥天下人直不識得箇心將此知覺運動之靈明抵代了其實者知覺運動之靈明只喚作耳目之官釋氏謂之見性聞性又喚他做性雖說來分

裂則似五官有五性其實此靈明之隨體發用者未嘗不一故釋氏說聞梅流涎履高足酸也只在者上面向荆榛尋路稍通一線便謂圓通真陋哉其言之也孟子說此一思字是千古未發之藏與周書言念論語言識互明性體之大用念與識則是聖之事思則是智之事范氏心箴偏遺下思字只說得活動包含底則雖有三軍而帥已奪矣今竟說此思字便是仁義之心則固不能然仁義自是性天事也思則是心官人事也天與人以仁義之心只在心裏面唯其有仁義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不然則但解知覺運動而已但此仁義為本而生乎思也蓋仁義者在陰陽為其必效之良能在變合為其至善之條理元有紋理機芽在故即此而發生乎思也蓋甲必垢若勾必萌非塊然一氣混雜推鈍不能有所開牖也故曰天之所與我與我以仁義即便與我以思也此從乎生初而言也乃心唯有其思則仁義於此而得而所得亦必仁義蓋人飢思食渴思飲少思色壯思鬪老思得未嘗不可謂之思而思之不必得乃不思而亦未嘗不得其得不得之一因乎思者唯仁義耳此思為本而發生乎仁義亦但生仁義而不生其他也釋氏一切唯心造之說原以誣天下之誠有者而非實然蓋思因仁義之心而有則必親其始而不與他為應故思則已遠乎非道而即仁義之門矣是天之與我以思即與我以仁義也此從乎成性而言也故思之一字是繼善成性存存三者一條貫通稍底大用括仁義而統性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在者上面用工夫與洪範之以睿作聖一語斬截該盡天道聖功者同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其一徵矣乃或疑思食思色等思雖不能得然不可謂之不思則孟子所言固有所滲漏而今此所云亦將無執得以言思而不足盡思也乎則又不然學者於此須破盡俗陋之見特地與他正箇疆界只思義理便是思便是心之官思食思色等思非心之官則亦不可謂之思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天者元只在上守定著用功不許寄在小體上用以耳目有不思而得之長技一寄其思於彼則未有不被其奪者今試體驗之使其為思仁思義則不因色起不因聲起不假於視不假於聽此心亭亭特顯出他全體大用若思食色等則雖未嘗聞卻目中若現其色耳中若聞其聲此雖不蔽於現前之物而亦蔽於所欲得之物不與現前之物交而與天下之物交也此卻是耳目效用心為之役心替其功能以效於耳目之聰明則耳目之官誘心從彼而尚得謂之思故釋氏不審謂之見性聞性乃不知到見

聞上已離了性只在魂魄上為役如水入酒中一齊作酒味矣蓋形而上之道無可見無可聞則唯思為獨效形而下之有色有聲者本耳目之所司心即闖入而終非其本職思亦徒勞而不為功效可見可聞者謂之物而仁義不可謂之物以其自微至著乃至功效已成而終無成形若夫食色等則皆物也是故唯思仁義者為思而思食色等非思也乃或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有惻隱之心仁義亦因耳目之交物而生於心則又不然彼所言者謂盡入而皆有猶措亡者之夜氣天真未泯偶一見端彼唯心失其官以從役於耳目則天良雖動亦必借彼以為功非有根也若大人先立其大則不忍人之心充實在中而當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亦必不與行道之人怵然一驚惕然一懼者同矣發得猛時便是無本故齊宣王易牛之心反求而不得則唯其乍見殺鯨之時目交物而心從目非思所得以不思故終不得也物交物則引之雖是小人沈湎人欲之情事乃小人一念之明與天理相交也是耳目交物而相引學者但可借此察識本心到大有為時卻用此為本領不得且當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則惻隱之心因目而動若其當未見孺子入井之時君子之思以存夫仁者豈如思食者之幻立一美味於前思色者之幻立一美色於前此內視內聽亦屬心而亦幻立一孺子入井之事而作住救之觀聲即只用耳目物引不動經緯自全方謂之思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不覩不聞中只有理原無事也無事而理固可思此乃心官獨致之功今人但不能於形而上用思所以不知思之本位而必假乎耳目以成思則愚先言盡天下人不識得心亦盡天下人不會得思也萬物皆備於我唯思故誠通焉若使因耳目以起思之用而成其能則不特已睹之睹已聞之聞即睹其所未睹聞其所未聞亦只蔽盡於一物如何得萬物皆備來武王不泄適不忘遠正是專用思慮若兼用觀聞則遠適之形聲無涯其能一時齊現於靜中乎有不現則泄而忘矣思乃心官之特用當其未睹未聞不假立色立聲以致其思而迨其發用則思抑行乎所睹所聞而以盡耳目之用唯本乎思以役耳目則或有所交自其所當交即有所蔽亦不害乎其通故曰道心為主而人心皆聽命焉此又聖學之別於異端墮絀聰明以為道累而終不可用也故乍見孺子入井之心雖非心之全體大用而亦可資之以為擴充也擴充則乃前言所以求放心者以知覺運動之心求之今此又以思為仁義之所自生然則求仁者將用思乎抑用知覺運動之心乎知覺運動之心固非即思則何不以思求

唯不能思而收故心官失職而天明之僅存寓於知覺運動者猶未亡也是以可得而用之夫乍見孺子入井之人放其心而未求知者也故上言其怵惕惻隱之懷然動者心之寓於覺者也或寓於知或寓於覺或寓於運動則亦相依為體而不能離如水入酒中而作酒味則更不得舍水以求酒矣故在良心已放一端偶露者不得不於知覺運動之心以為功若夫仁義之本體存乎中而與心官互相發生者思則得之大人以洗心而退藏於密乃以善乎知覺而使從令豈復恃此介然有知歟然有覺物示之而物警之以成弋獲之能哉或又疑思食色等之為耳目用事而心不得主其官則固已若人思利思害乃至察於無形則非耳目之官用事而過若在心則不然夫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義也仁義未嘗不利也若趨利避害之背乎理者有一不固於耳目之欲者哉全軀保妻子懷祿固寵也只為者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我可以奉耳目之欲所以嗜躐之食乞人不屑緣乞人便食之而不死也無以供耳目一日之欲故除卻耳目之交引更無利害可以動人者而於思乎何尤也乃尤或疑思食色思利害者之必為小體所奪固已如異端之徒所思亦理也而誠淫邪適以充塞仁義此豈耳目之過哉愚固曰釋氏之耳為圓通前五識為性境者亦樂用其不勞而獲之聰明與小人懷土便安之情同也其或所思者正而為賢者之耳過如季文子之三思與夫子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疑為思過而其所過思也則必有所不及思或極思之深而不能致思之大或致思之大而不能極思之深則亦有所不思而不得爾深者大以廣之大者深以致之而抑以學輔之必克思以善其用而後心之官乃盡也然即不能亦特未至於大人而已終遠於小人矣凡此數者舉無足疑乃益知孟子之言思為古今未發之藏而曰思誠者人之道特以補明子思所言誠之者之實思為人道即為道心乃天之寶命而性之良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斯而已故曰絲仁義行非行仁義言以思絲之也集註於蔽字無明釋或問將作遮蔽解而朱子以為然看來集註意亦如此實則不然色固不能遮明聲固不能遮聰也如說面前一山隔斷了便不見山外物此是形蔽不是色蔽五色現前時一齊俱見登高望遠而雲樹齊入目中何曾遮蔽得釋氏不知此故以目窮於隔垣為不能圓通而推耳有十二百功德若但於此處較量則耳目各有

長短固相匹敵也目窮於隔垣而可及百里之外耳不窮於隔垣而一里之外疾呼不聞矣且耳目之聰明在體者有遮在官者原無遮如幻想未見之色雖遠而亦分明豈有遮耶此不可誤認若專以心之不阻於山河險阻為無蔽則人之思食色思利害也亦爾豈此伶利宛曲者而遂得為大體哉若小註所云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遮蔽則尤粗疏不曉了從他去只是引引如何便遮如一人引一人去引者何嘗遮所引者蓋蔽之訓遮是遮盡義非遮義與一言以蔽之義同聲色以顯聰明之用而非以壅閉乎聰明先儒所云物欲之蔽者亦謂其蔽心耳而豈其即蔽乎耳目哉心之官思則得之原不倚於物而無涯量即物而理可窮舉一隅則三隅可見多學而識之者一以貫之不顯亦入不聞亦式物不足以盡之矣若耳目之官視盡於色無色即無所視聽盡於聲無聲即無所聽聰明盡於聞見之中所聞所見之外便無聰明與心之能徹乎形而上者不同故曰蔽於物既有所蔽則雖疑目以視傾耳以聽更無絲毫之益固不若心之愈思而愈得則欲用此以察善惡之發而通性命之微則必不能故曰小體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不當聽者固蔽即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亦蔽也不足以察微而蔽住故也知其有蔽則知其小矣

仁之勝不仁新安看得自好朱子有正勝和天理勝人欲兩段解其言正勝和者即新安之說其言天理勝人欲者推本正所以勝邪之理爾集註卻專取趙氏之說乃於本丈有礙夫以一念一事之仁不勝私欲而遂歸咎於水之本不勝火此其自暴棄也已甚去仁唯恐不速更不待其終而早亡矣

雲峰從規矩上看得與離婁蓋義同合觀兩個必字有無所遮就苟簡之義規矩與志毅一意毅是用力極至處規矩是用法極密處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若初學時不會得直到德樣始得方圓則且疑但方而不可必合矩但圓而不必合規亦自成得器用而為之較易乃降一格且圖邊就易教苟簡易學則到底方不得方圓不得圓終身更無上達也所以古人一入大學即以明德新民止至善全體大用立地做去放他寬行一步不得南軒為有漸進有序之說未是為雖有漸即在者上高漸做去進雖有序亦必此中之次序非始終深淺迥別且拋一半在後面也告子下篇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此言固有嫌於徑疾者是以朱子須與分割以此為對不孝不弟之言陳氏以率性為脈絡慶源加以充量之說此義乃密姚江錯看孟子反以有子言本立道生為支離姚江於此不但失之徑疾而抑於所言孝弟處先已籠個孟子在孝弟上說得精微廣大所以與有子別有子謂孝弟之人免於犯上作亂卻只在愛上說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事言從便有天理之節文在內於此抑以行止疾徐言弟不弟淺而言之固不過一舉趾之分如實體之則一舉趾之不中而即入於不弟焉非堯舜之動容周旋中禮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者固不足以與其藏之密矣姚江之言孝弟則但以煦煦之愛為良知良能此正告子以吾弟則愛為仁而其所從發之源固與甘食悅色之心同為七情所管釋氏開口便柔軟纏綿說得恁樣可憐生地都是箇愛字難以施之吾父吾兄為得其可施之人而實則所以施者非其性之德矣故不於性言孝弟則必淪於情不於天理之節文言孝弟則必以人欲而行乎天理看曾子到易簪時說出君子細人用愛之不同則知堯舜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性情之分理欲之別其際嚴矣則有子以鮮犯上不作亂之孝弟為為仁之本定非支離孟子於疾徐先後之際精審孝弟之則而慎其微則以堯舜之道為即在是乃敬肆之分天理人欲之充塞無間亦非如姚江之躐等而淪於佛也

若但從宗社傾覆上說親之過大則於利害分大小便已乖乎天理自然之則如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彼言大過者則當以宗社之安危為斷雖為貴戚而分實君臣臣者社稷之臣子者親之子也到父子上那更將宗社看得隆重來替殺殺人則舜竊負而逃訴然樂而忘天下者宗廟社稷在幽王則重在平王方為世子固已如敝屣耳故宗社之傾覆雖幽王之大過而平王不得以為大猶無故殺人在替殺為大過故身而舜不得以為怨也且唯幽平之父子則有宗社而凱風之母子固無宗社也然則唯天子之子為可怨而庶人之子遂無可怨者乎其兄闕弓又何涕泣也舜當子田之日無宗社也替殺欲殺之則怨慕矣及為天子而棄天下若敝屣訴然以樂而無怨焉過之大小不在宗社審矣士庶之家室亦猶天子之有宗社家之不安與宗社之危等凱風之母不安其室害亦中於家矣而何以為小過耶君子言人父子之際豈以富貴名位而分輕重哉夫幽王之過所以大者繼申后

廢宜白亂父子君臣夫婦之大倫且廢木無枝之憂析新有絕理之懼則黃臺抱蔓之事尤慮其不免而且不得與虎狼同其仁夫是為過之大者若七子之母於婦道雖為失節於母道固未絕恩則亦人欲之不戢而非其天理之盡亡故曰過小向令其母有賊賊七子之心則七子雖名位不顯初無宗祧無主之悲而抑豈僅為小過耶若小弁之詩固已曰我躬不閱暵我後則平王業已重視其身而輕視天下所以得情之正而合於親親之仁申生唯不知此是以僅為恭而不得為孝而樂正子春視傷其足如傷宗社身之重於天下固已而况其親之尊恩害理親欲推刃者乎朱子曰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親之過大者也義斯正矣

新安云交兵不過殺人言利則必盡害人心此語說得好看而於理則大悖人心之害至於互相賊殺而已極故楊墨之徒歸斯受之而爭地爭城者罪不容於死此王道之權衡也若說交兵只是殺他人盡害人心則君臣父子兄弟且相為害乃孟子說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到頭流弊只是亡國又豈殺人輕而亡國重耶到殺人如莽時君臣父子兄弟更不但懷利以相接而懷害以相接矣從古來有幾箇紀信韓成吉盼趙孝鄧攸白刃臨頭時臣可移死於君子可移死於父弟可移死於兄而恬然為之者多矣又何處更有人心殺人之禍其始正緣於利言利之弊其禍必至於殺人宋程以說罷兵乃是抱薪救火無王者起而彼此相吞以淪於亡則斯民之肝腦塗地者正不忍言故孟子不欲以利盡害人心者正以止殺人心一害殺必隨之如趙會上黨之利及乎國之垂亡而長平之死者四十萬矣尚可云不過殺人乎天德之大德曰生利者可使從義惡者可使遵善死者不可復生而乃云不過殺人悲哉新安之不思而忍為此言也

王制諸公地方五百里若如鄭氏說則除夏商固有百里須更併二十四箇百里之國開方之法方五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一十五也朱子云須併四箇百里國地誤若提封止五萬井則地方二百一十六里有奇耳華陽以當道為工夫謂引之當道則君志以仁西山云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自君之自脩而言則以志仁為本不志於仁便不能當道故朱子於下章引脩道以仁證之乃以臣之引君而言則君志之仁不仁無所施功而引之以志於仁者道也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不能向君心上用工夫須開陳善道而後能閉其邪心若急與之言存

養身察之事中材以下百忙受不得也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豈能日察其心之邪正而施之教哉亦納之於軌物而已如仇士良教其徒使日以聲色狗馬進亦須以非道引之方能使其志惑若只但逐日教他以殺害貪頑為心雖至萬亦不聽也君子之事君正從此反勸出箇入處若伊川亟諫折柳簷地從志上用功所以無補以道開之使其於天理路上已熟則向後者等兒嬉暴珍事自化矣此華陽之說較西山為得也新安以當道分貼不爭土地志仁分貼不殃民亦學究科場料耳孟子曰從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則固不以私利故動於為惡為仁也二句自一串說

免死而已矣便是說去非但受之有節到稍稍有起色之時則亦去矣雲峰言末一節不言去未是於此正好看古人心用處若當未困乏之時稍懷生計之心則豈至日不食夕不食不能出門戶哉抑孟子有為貧而仕抱關擊柝之義此何為不就下位以免於飢餓則以所居之國原以應聘而至云不能行其道用其言則嘗欲行道而既有所言矣如此而更以貧故居卑位又成其次第來孔子為委吏乘田乃年少而承世祿之緒非有行道之望嘗又其示國不可執去故也

集註謂心者人之神明四字極新截新安益之曰神明之舍則抑全不識心矣想來新安病根在錯看太極圖上面一團將作輪郭看先儒畫太極圖時也只得如此畫如人畫日也須只在四圍描一輪郭究竟日體中邊一樣赫赫地何嘗有輪郭也太極圖中間空白處與四圍一墨線處何異不成是一匡殺子如圍竹作籬中間籬著他物在內今試反求之於此心那裏是他輪郭處不成三焦空虛盛此肉心裏面孔子作包含事理地位耶一身若虛若實腑臟血肉筋骨皮膚神何所不行何所不在只此身便是神明之舍而豈心之謂與新安意以心既是神明則不當復能具夫眾理唯其虛而為舍故可具理此與老子當其無有車器之用一種億測無實之說同夫神明者豈實為一物堅凝窒塞而不容理之得入者哉以心與理相擬而言則理又為實心又為虛故雖有體而自能涵理也者箇將作一物比擬不得故不可與不知者言須反求始得

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語甚奇特非實有得於中而洞然見性不能作此語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孟子知性之驗也若不從此做去則性更無從知其或舍此而別求知焉則只是胡亂推測卜度得去到水窮山盡時更沒下落則只得以此神明為性故釋氏用盡九年面壁之功也只守定此神明作主反將天所與我之理看作虛妄是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不亦哀乎然此語須看得精審圖活方能信其確然不爾則鮮有不疑其非然者蓋格物者知性之功而非即能知其性物格者則於既格之後性無不知也故朱子以曾子之唯一貫者為微一以貫之物之既格也而非多學而識之即能統於一以貫也窮理格物只是工夫理窮物格亦格物窮理之效乃至於表裏精粗無不豁然貫通之日則豈特於物見理哉吾心之皆備夫萬物者固現前矣到此方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蓋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天下之理無不窮則吾心之理無不現矣吾心之理無不現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中自立焉萬物之皆備於我者誠有之而无妄也此非格物未至者所可知之境界故雖一一為衆人道爾物理雖未嘗不在物而於吾心自實吾心之神明雖已所固有而本變動不居若不窮理以知性則變動不居者不能極其神明之用也固矣心原是恒底有恒性而後有恒心有恒性以恆其心而後吾之神明皆致之於所知之性乃以極夫全體大用其眾理而應萬事之才無不致矣故曰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言於吾心之知無所吝留而盡其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盡人道之極而非異端之所得與也嗚呼嚴矣

朱子曰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此三語極廣大精微不可以鹵莽看過所謂形氣之私聞見之小者即孟子所謂小體也曰格曰滯者即孟子所謂從小體也蓋性誠也心幾也幾者誠之幾而迨其為幾誠固藏焉斯心統性之說也然在誠則無不善在幾則善惡歧出故周子曰幾善惡是以心也者不可加以有善無惡之名張子曰合性與知覺則知惡覺惡亦統此矣乃心統性而性未舍心胡為乎其有惡之幾也蓋心之官為思而其變動之幾則以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故心守其本位以盡其官則唯以其思與性相應若以其思為耳目口體任知覺之用為務則自曠其位而逐其以著其能於是而惡以起矣蓋唯無情無覺者則效於不窮而不以為勞性是也誠無心既靈明而有情覺矣畏難幸易之情生矣獨任則難而倚物則易耳目之官挾其不思亦得自然

逸獲之靈心因樂往而與為功以速獲其當前捷取之效而不獨任其求則得舍則失之弊是以往與之逐比匪傷而不恤也迨其相軋深而相即之機熟權已失而受制之勢成則心愈舍其可求可得者以應乎彼是故心之含性也非不善也其官非不可以獨有所得而必待乎小體之相成也乃不以此思而以之視聽舍其田以芸人之田而已之田蕪矣夫舍其田以芸人田病矣而游惰之氓往往然者則以芸人之田易於見德易於取償力雖不盡而不見答於人無歡於已也今使知吾心之才本吾性之所生以應吾性之用而思者其本業也則竭盡無餘以有者必備為者必成焉又何暇乎就人田而芸也乎故孟子曰盡其心足以知天下之能為不善者唯其不能為善而然而非果有不善之才為心所有之答以成乎幾之即於惡也特心之為幾變動甚速而又不能處於靜以待擇故欲盡心者無能審其定職以致功審者心也以其職是故奉性以著其當盡之職則非思而不與性相應也情相應不與性應以思窮理以復性於所知則又非思而不與理相應也知覺則與欲相應以思窮理以復性於所知則又非思而不與理相應也思而後與理應然後後心之才一盡於思而心之思自足以盡無窮之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然則不能盡其心者亦唯知有情而誤以知覺受役焉乍喜其靈明者之有效乃以曠其職而不恤焉爾故聖不觀無理之心此一語斯以遠於小人而別於異端性只是理合理與氣有性之名則不離於氣而為氣之理也為氣之理動者氣也非理也故曰性不知檢其心則合乎知覺矣合乎知覺則成其才有才則有能故曰心能檢性所以潛室說非存心外別有養性工夫然雖云存心即以養性而抑豈空洞無物之得為存心耶存則必有以存之者抑必有為其所存者所以孟子以思為心官卻又須從其大體而非憧憧爾思者之即為大人也朱子曰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氣不逐物則動而省察之功不使氣溢於耳目而逐外物之交此只是過人欲事常守其至正則靜而存夫理也若無至正者以為之守則又何所奉以辨夫欲之不可逐者而安居以弗逐耶天理人欲雖異情而亦同行其辨之於毫髮之間傳人所不及知已所獨知之地分明形著者若非未發之中天理現前則其所存非所當存者多矣存其心即以養其性而非以養性為存則心亦莫有適存焉存心為養性之資養性則存心之實故過欲存理偏廢則兩皆非據欲不過而欲存理則其於理也雖得復失非存理而以過欲或強禁之將如隔日瘴之未發抑空守之必入於異端之三喚主人認空空洞洞

地作無位真人也但云存其心以養其性則存心為作用而養性為實績亦可見矣此潛室之說雖當而猶遺本領也

程子統心性天於一理於以破異端妄以在人之幾為心性而以未始有為天者則正矣若其精思而實得之極深研幾而顯示之則橫渠之說尤為著明蓋言心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張子云絳氣化有道之名而朱子釋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氣之化也周易陰陽二字是說氣著兩一字乃是說化故朱子曰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絳氣之化則有道之名然則其云絳太虛有天之名者即以氣之不倚於化者言也氣不備於化元氣故天即以氣言道即以天之化言固不得謂離乎氣而有天也大易六十四卦百九十二陰百九十二陽實則六陰六陽之推移乘乎三十有二之化而已矣六陰六陽者氣之實也唯氣乃有象有象則有數於是乎生吉凶而定大業使其非氣則易所謂上進下行剛柔柔住者果何物耶理雖無所不有而當其為此理則固為此理有一定之例不能推移而上下往來也程子言天理也既以理言天則是亦以天為理矣以天為理而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者也則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為理之義始成浸其不然而舍氣言理則不得以天為理矣何也天者固積氣者也乃以理言天亦推理之本而言之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固信然矣而曰天一理也則語猶有病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為之對待而後理之名以立猶言道者必有非道者為之對待而後道之名以定道也大地不盡皆動而固有其正之謂也既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謂也是唯氣之已化為剛為柔為中為正為仁為義則謂之理而別於非理若天之為天雖未嘗有俄頃之間微塵之地蝸子之物或息其化而化之者天也非天即化也化者天之化也而所化之實則天也天為化之所自出唯化現理而抑必有所以化者非虛挾一理以居也所以為化者剛柔健順中正仁義賁而存焉靜而未嘗動焉駁存則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合天萬理相統相舍而經緯錯綜之所以然者不顯靜而未嘗動則性情功效未起而必絳此不可絳彼之當然者無迹若是者固不可以理名矣無有不正不於動而見正為事物之所自立而未著於當然故可云天者理之所自出而不可云天一理也太極最初一〇渾淪齊一固不得名之為理殆其繼之者善為一儀為四象為八卦同異彰而條理現

而後理之名以起焉氣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絳氣化而後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性而不可加諸天也審矣就氣化之流行於天壤各有其當然者曰道就氣化之成於人身實有其當然者則曰性性與道本於天者合合之以理也其既有內外之別者分則各成其理也故以氣之理即於化而為化之理者止之以性之名而不即氣以為性此君子之所反求而自得者也所以張子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者理之所涵氣者理之所凝也若夫天則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合內外包五德渾然陰陽之實撰固不自其一陰一陽之一之之化言矣誠則能化化理而誠天天固為理之自出不可正名之為理矣故中庸之言誠也曰一合同以啟變化而無條理之可循矣是程子之竟言天一理也且令學者不審而成陵節之病自不如張子之義精矣乃天為理之所自出則以理言天雖得用而遺體而苟信天為理亦以見天於己而得天之大用是語雖有遺而意自正若夫謂心一理也則其弊將有流入於異端而不覺者則尤不可以不辨原心之所自生則固為二氣五行之精自然有其良能而性以託焉知覺以著焉性以託故云具眾理知此氣化之肇夫神明者固亦理矣而實則在天之氣化自然必有之幾則但為天之神明以成其變化之妙斯亦可云化理而已矣若其在人則非人之道也人之道所謂誠之者是也仁義禮智知善知惡之知不同人得以為功焉者也故人之有心天事也天之俾人以性人事也以本言之則天以化生而理以生心以未言之則人以承天而心以具理理以生心故不可謂即心即理理人而獨任之天心以具理尤不可謂即心而即理心苟非理理亡而心尚寄於耳目口體之官以幸免於死也如其云心一理矣則是心外無理而理外無心也以云心外無理猶之可也然而固與釋氏唯心之說同矣父慈子孝理也假令有人焉未嘗有子則雖無以括亡其慈之理而慈之理終不生於心其可據此心之未嘗有慈而遂謂天下無慈理乎夫謂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固存於性則得矣如其言未嘗有子而慈之理具有於心則豈可哉故唯釋氏之認理皆幻而後可以其認心為空者言心外無理也若其云理外無心則舜之言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心者其能一於理哉隨所知覺隨所慮慮而莫非理將不肖者之放僻邪侈與夫異端之蔽隔離窮者而莫非理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以言心之不易盡盡有非理以干之而舍其所當效之能以逐於妄則以明夫心之未即理而

奉性以治心乃可盡其才以養性棄性而任心則愈求盡之而愈將放蕩無涯以失其當盡之職矣伊川重言盡心而輕言知性則其說有如此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者道心也知覺者人心也人心道心合而為心其不得謂之心一理也又審矣告子唯認定心上做故終不知性孟子唯知性以責心之求故反身而誠以充實光輝而為大人釋氏言三界惟心則以無為性聖賢既以有為性則唯性為天命之理而心僅為大體以司其用伊川於此纖芥之疑未析故或許告子生之謂性之說為無過然則欲知心性天道之實者舍橫渠其誰與歸

謂之曰命則須有子奪若無所予而未嘗奪則不得曰命言言言福必有所予於天也言凶言禍必有所奪於天也故富貴命也貧賤非命也蘇富貴而貧賤命也其未嘗富貴而貧賤非命也死命也非命也死者之命因其死而言壽者之命亦要其終而言也知此則盜跖之終其天年直不得謂之曰命既不得謂之命則不須復辨其正不正自天而言宜奪盜跖之生然而不奪者是天之失所命也夫謂志若在入而言則盜跖之不死亦自其常耳到盜跖處總無正命非正命之別盜跖若早伏其辜便是桎梏死孟子既謂之非正命矣盜跖桎梏死既非正命則其不死又何以謂之非正命乎總以孟子之言正命原為向上人說不與小人較量而況於盜跖孟子之言命原為有所得失而言而不就此固然未死之生言也若不於此分明則看正命處有許多窒礙桎梏死非正命盜跖不死又非正命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長短亦安有定哉俗諺有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舉凡瑣屑固然之事而皆言命將一孟發靈冷也看得闊天動地直慚惶殺人且以未死之生未富貴之貧賤統付之命則必盡廢人為而以人之可致者為莫之致不亦舛乎故士之貧賤天無所奪人之不死國之亡天無所予乃當人致力之地而不可以歸之於天

小註於莫非命也及得之有命皆云命字是指氣言意謂此生死得失之命或有不當理者故折而專屬之氣愚於周易外傳有德命福命之分推其所自來乃陰陽虛實高明沈潛之撰則德命固理也而非氣外之理也福命固或不中乎理也而於人見非理者初無妨於天之理則倘至之吉凶又豈終舍乎理而天地之間有此非理之氣乎哉除是當世一大關係如孔子之不得位方可疑氣之不順而命之非理然一治一亂其為上天消息盈虛之道則不

可以夫人之情識論之若其不然則死巖牆之下非正命矣乃巖牆之足以壓人致死者又豈非理之必然者哉愚朱子云在天言之皆是正命言正則無非理矣其或可以氣言者亦謂天人之感通以氣相授受耳其實言氣即離理不得所以君子順受其正亦但據理終不據氣新安謂以理御氣固已乃今此氣直不離理一橫一直一順一逆如飄風暴雨相似則理亦御他不得如馬則可御而駕豺虎猶猴則終不能以其原無此理也無理之氣恣為禍福又何必巖牆之下而後可以殺人哉張子云富貴福澤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利此方看得天人合轍理氣同體潭大精深處故孔孟道終不行而上天作師之命自以順受夷齊餓比干剖而乃以得其所求貧賤患難不以其道得者又何莫而不有其理也人不察耳人只將者富貴福澤看作受用事故以聖賢之不備福為疑遂謂一出於氣而非理此只是人欲之私測度天理之廣大中庸四素位只作一例看君子統以居易之心當之則氣之為悍為屯其理即在貧賤患難之中也理與氣互相為體而氣外無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氣善善言理氣者必不列然離析之

若令孔子處繼世以有天下之位而失其天下桀紂自匹夫起而得天下則可謂此氣之倘然無定而不可以理言也今既不然則孔子之為司寇孟子之為客卿亦常也豈可以其道盛於躬而責天命之非理哉桀自紂有當得天下之理天亦何得不以元后父母之任授之彼自不盡其理則為亡而已矣一禪一繼一治一亂自是天之條理錯綜處所以易有不當位之文而無失理之卦未濟六位皆失亦自有其未濟之理陰陽變遷原少此一卦不得此其為道與天之命人以性有惻隱則又必有羞惡有辭讓則又必有是非一理凡人不可無者富貴者壽者則亦不可無貧者賤者天者天之命德於人無擇人不此獨仁而無義彼獨義而無仁則其命福於人又豈有所擇而必厚之必薄之也聖賢於此唯從本分上看得真不越位而思故無怨尤若以人之私意事求可功求成之心度之則橫謂此氣之推移者無理離其素位而願乎其外此小人之所以不知命也嚴嵩匪人也其被罪籍沒日早帽布衣長揖所司曰今日依舊還我箇窮秀才底本等豈君子之於窮約而咎天之非理曾高之不若耶

富貴身外之物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此語說得太編尋常老釋之徒勸人必如此說富貴但求之無益耳豈以

其得為無益哉若盡其道則貧賤且有益於身心而况富貴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若須宏斯道於天下亦不得不以此為用孔孟之為師自是後世事皆前卻許多缺隘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非無益於身也天下由已飢之天下溺由已溺之天下無飢溺而吾心亦釋非無益於心也故自未得者而言雖不得而吾身心之量不損若自得者而言則居位乘權明治禮樂幽治鬼神何一非吾身心之本務而豈無益也齊湣王亡其國而三益其帶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亦但蔑視此富貴為身外物而已聖賢樂行憂違道在已故以求為無益一曲之士孤保其軀命之身枯寂之心則以得為無益一偏之論必與道悖疑此非朱子之言其門人之妄附已意者也

甚矣程氏復心之不思而叛道也其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此固然矣乃其為之一本者何也天也此則張子西銘之旨也然同之於天者自其未有萬物者言也抑自夫萬物之各為一物而理之一能為分之殊者言也非同之於天則一而不能殊也天天未有命而固有天矣理者天之所自出命者天之所與天有命而非命即天矣故萬物之同乎一本者以天言也天則不貳以為不測可云同也而程氏乃曰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則甚矣其舛也天之所以生此一物者則命是已夫命也而同乎哉此一物之所生以之理者則性也性也而同乎哉異端之說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故狗子皆有佛性而異類中可行也使命而同矣則天之命草木也胡不命之為禽獸其命禽獸也胡不一命之為人哉使性而同矣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在天則同而在命則異故曰理一而分殊分云者理之分也迨其分殊而理豈復一哉夫不復一則成乎殊矣其同者知覺運動之生而異以性其同者細細化醇之氣而異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則性不同而生亦異理別氣而氣必有理則理既殊而氣亦不同程氏乃曰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則生同而性即同氣同而理皆同矣有者無不有同而後皆能以相有異端之說曰若見相非相是為見如來唯相非相乃如兩鏡相參同異互攝而還相為有也將此物之中有彼物則附子有大黃之理虎狼有蝦蚋之理乎抑蠢物之中有靈物則梟獍有麟鳳之理天牛有堯舜之理乎且靈物之中有蠢物則龜鶴有菌耳之理周孔有豺虎之理乎孟子言萬物皆備備於我也程氏乃云所謂萬物皆備者於我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則非我之備萬物云萬物之備我也一氣之精五行之粹得其秀而最靈者唯人耳唯君子知性以盡性存其卓然異於禽獸者以相治而相統乃廓然知禽獸草木之不能有我而唯我能備物即行於人倫之內君不能以禮使我而我自忠則君不備臣而我備君父不欲以慈養我而我自孝則父不備子而我備父至誠之動且不恤他人之能備我與否而一盡於己况就彼悠悠無知駸駸駸戾之物求其互相為備以滅等殺而喪人極也哉故程氏之說徒務籠罩以浸淫於釋氏而窒塞華則莫有甚焉者矣夫孟子所云於我皆備之物而號之曰萬亦自其相接之不可預擬者大言之而實非盡物之詞也物為君子之所當知者而後知之必明時君子之所處者而後處之必當故咸之九四朋從爾思而夫子贊之曰精義入神窮神知化極乎術之辭也極乎術則為之坊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吾所必知而必處若其性而達其情則所接之物無不備矣無人欲以為之闕有天理以為之則則險可易而阻可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若鳥黑鵠白鶴長尾短蟬之化復育柱之生菌耳其生其死其然其否一一而備之是徒為荒幻而無實為人臣而思備湯武放伐之理為人子而思備大舜號泣之理則亦裂天理之則而積疑成乖矣故集註之言物必以君臣父子為之紀而括其旨於事物之細微終不侈言飛潛動植之繁無如程氏之夸誕以淪於異端其旨嚴矣

先儒教學者專仲尼顏子樂處而不及孟子之樂集註云不待勉強而無不利三節對語錄則以不愧不詐言樂似欲以此傳孟子本色且須說教近一格與孔顏不同乃孟子於萬物皆備於我之下說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何等境界愚意即此與孔顏無甚差異張子說心無不歡只是說誠未說得樂反身而誠自與誠意別誠意只在意上滿足無歡未發意時且別有正心致知格物之功反身而誠則是通體說動時如此靜際亦如此也發而中節身之誠乎動也未發而立天下之大本者淵淵其淵身之誠乎靜也至此方得萬物皆備如尚動靜皆誠則動靜皆樂故曰樂莫大焉若但不愧不詐言之則是事後計功自考無惡於志僅為君子三樂之一而非其樂之大者抑以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為樂則但是得心應手輕車熟路之趣樂以情而不足與性量相充未為大矣此誠字從中庸來故程子言筆之於書以授孟子窺見其淵源在此自與大學有別中庸誠身之旨以人道合天道之全大學說誠意

但誠之者固執中之一條目而已故知心無不款未足以盡此說誠處大則說樂處不得獨小此乃是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然受用處與易言元亨一理惟元亨亨者元亨也萬物資始乃統天萬物皆備於我也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則樂莫大焉矣是則孟子之樂於孔顏蓋遠哉此元是孟子自道其存仁事不可以集義當之集義是養氣一段
工夫存仁是復性之全功必如朱子所云則孟子所學一於集義而不足與於仁乎程子說孟子添箇義字氣字大
有功於孔子以其示學者以可循持之踐履正大充實則以求仁而不託於虛若將孟子範圍於集義之中則告子
以下諸篇說性說仁一段大本領全與林欽其待孟子也亦淺矣潛室云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差為得之
但其云義理未足以盡誠之本體若云渾身是天理流行斯得之矣

巧亦未即為害微而至不勞而成懸設而必中之謂也若但巧者固於恥不相妨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若隱得周密
圓好則直亦在其中正恥心中之條理也一部周禮細微曲中皆以道御巧而即以巧合道故孟子言智譬則巧不
能與人巧亦甚重事其巧也但巧為虛位可善可惡良能而非性之唯以道御巧而後其巧為合道若以機變為務而
求巧焉則其用巧也與恥相為違背故不得復用恥也一用恥而機變早不能行矣只機變是恥之大賊機者暗發
於此而中彼藏械以傷物而不覺者也變者立一言作一事即有可彼此之勢聽後之變易而皆可通乃至貪言
改轍而人不得執前說以相覆責只此便是與恥背馳用恥不著處其云巧者則但就此機變之做得密好者言耳
機變即不巧亦豈復有恥心哉雲峰不歸其罪於機變而一責之巧乃以拙為至極曾不知五經四書從無一獎拙
之語佛老之徒始以拙為藏身之妙術情道多以拙為道若只拙將去更不思量無論馮道之癡頑徒為敗類即
硬地用恥曾無微中之智亦如鮑焦之枯死道傍陳仲子之出哇母食其於聖賢精義入神以使義不可勝用者相
去亦天淵矣

小註曰求所以生之而不得然後殺之出歐陽永叔文集此非以生道殺也蓋曰求而不得則無道矣殺人者死盜
賊奸宄不待教而誅法也非道也法如其尊自知當死而不怨雖在小康之世乃至亂國亦無不然彼自有可死之
道非上之人所以生之道也求所以生之乃刑官不忍殺人之心而非王者生人之道既曰生道則必有其道矣

以生道殺民即以殺之者為生之道也雖死不怨殺者必王者之世為然則不但以刑抵其罪而言可知且曰殺民
與言使民一例民者眾庶之辭非罪人之所得稱也此蓋言王者之用兵雖納之死地而非以貪憤與師暴不誅亂
不禁則民且不保其生故有所征伐以誅暴禁亂乃以保衛斯民而奠其生故兵刃臨頭而固諒其不得已之心不
怨上之敵之死地也若霸者之兵則或以逞兵欲或以洩忿或以取威故以乘勢不緣救民而起安得不歸咎於兵
端之自開以致其怨哉慶源云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不然只是私意妄作得之

擊壤謠自後世歷作司馬遷謂載籍極博尤考信於詩書詩書之所不道無信可也耕田而食擊井而飲帝力何有
於我只是道家無為自定清靜自正之唾餘耳帝王以善政善教而得民心其生也莫不尊親其死也如喪考妣而
忍云帝力何有哉龜山云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云當生則生當殺則殺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
一番過相如此方是王者經綸天下移風易俗一大作用其別於霸者非霸者為而王無為也蓋霸以小惠而王以
大德也以大德故固不令人怒而亦不令人喜位置得周密攝得正大當生則生非以煦煦之仁而生之當殺則
殺不以姑息而不殺亦不以有所聳動張皇而故殺之其使民日遷善者則須盡革其舊染之惡納之於軌物齊之
以禮樂昭然使民眾著而云不知為之者亦自其無釀賞重罰之激勸者言爾日不知為之曰化口神只此數字不
切實從理事上看取則必為黃老家一派浮蕩無根之言所惑此處唯朱子說得分明白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

如此若以王者之心言之則初無所謂神也王者若操一使人莫測之心則亦朝四暮三之術若云王者雖不操此
心而其轉移靈明妙即此即彼自無取與之勞則與釋老之徒所贊仙佛功德相似而試思禹湯文武之以經理天
下者曾有是哉上好禮而民莫敢不敬上好義而民莫敢不服上好信而民莫敢不用情所過者化此而已矣有闕
雖麟趾之精意而周官之法度行焉所存者神此而已矣只此便是霸者所必不可至之境而民之殺不怨利不庸
遷善不知也王霸之辨只在德之誠偽量之大小即於其殺之利之遷之上天地懸隔非王者之神通妙用行於事
為之表為霸者所捉摸不得也民不知為之非上之無為也其為人孝弟則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矣王者但
教孝教弟使自脩之於門內舉立教之首務以明其餘而民志既定自舍其犯上作亂之習以遷於善乃不似小補之法什伍糾

之賞罰動之明懸一犯上作亂之禁度束其民而劣免於惡夫所務者本而大道自行彼愚者固不知其條理之相因則以驚其莫之禁而自違也若夫君子之存諸中而以遷民者經緯本末纖悉自喻即此雲雷之經綸為性命之各正何嘗操不可測知之符以聽物之自順而行於無迹也哉夫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春以生秋以殺稼者必播少者必壯至仁大義而性以恆焉君子體此為出身加民之大用金聲而玉振之始終條理之際井井如也如是以施則必如是以得如是以求則必如是以與實有以施實有以與取壞法亂紀之天下咸與維新仁義之施行而陰陽之撰著則與天地同流矣禹湯文武之盛德大業盡此矣安所得黃老之言徐徐于于相與於無相與一如禽獸走之在兩間者而稱之耶

程子謂良知良能出於天則信然也其云無所繇而不係於人則非愚所知此章書被禪學邪說污壞不少若更不直顯孟子之旨則姚江所云無善無惡是良知者直以誣道而無與知其非矣孟子曰其良能也其良知也二其字與上人字相承安得謂不係於人人之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即性之謂也學慮習也學者學此慮者慮此而未學則已能慮則已知故學之慮之皆以踐其所與知與能之實而充其已而已能之理耳乃此未學而已知未慮而已能不字只可作未字解者則既非不良之知不良之能也抑非或良或不良能良能不良之知能也皆良也良即善也良者何也仁也義也仁而不能不仁能義而不能不義知仁而不知不仁知義而不知不義人之性則然也顧人性之有仁義非知性者不足以見其藏也故新安曰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則繇其親親而知吾性之有仁也繇其敬長而知吾心之有義也何也以親親者仁之實而敬長者義之實也乃此則已達之天下而皆然矣其有不然者習善之而非性成之爾達之天下而皆然則即親親而可以知性之仁即敬長而可以知性之義豈待他求之哉孟子盡心一篇文字別是一體撰往往不可以字句測索大意順行中忽作一波疑其門人所記別是一手筆善讀者須觀本旨不當隨字句然解則性善字措此一章之旨而彼所云無善無惡是良知者不待破而自明矣

古人文字始終一致善者定理則必有定言也大人之名見於易而子學亟稱之善學學子自審其所已至之德與可

至之業故言之親切乃於答浩生不害之問則臚列為詳然則為大人者其以未能化而不至於聖者矣孟子謂伊尹聖之任就其任之聖者而言則已化矣使其未化則放君反君之事為之必有所礙若孟子則道不同而不以伊尹為學而要亦自審其未能化也故孟子學孔子而為大人伊尹雖不逮孔子而已聖若天民者列於大人之下則是未至乎大者也伊尹聖而天民未至乎大安得謂伊尹為天民哉伊尹曰子天民之先覺者其言天民猶言生民爾此言天民則以奉天理而成乎人也其義殊矣此章俱就地位而言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猶言達天下之可行者行之初不云達不可行而不行夫唯事君者未得患得而冒昧自衛其在安稷之臣亦必社稷之責在已而後任之不必天民也大人之正已而物正也則亦不能不乘乎時位苟無其位則孔子之聖且不能正魯人女樂之受況其下此者乎是則朱子所云天民專指未得位者殊為未審蓋安社稷臣者田單樂毅足以當之矣天民者所學正且大矣而於已之德未盛則居位行志亦不能令上之必行而下之必効抑擇時之所可為因與補救若夫時之所不能行者不能必也子產還伯玉足以當之矣蓋有君子之道而未幾乎與時偕行之德使太甲以為之君多士多方以為之民則彼有所窮矣大人者不用於時則為孟子用於時則舉陶傅說其人矣道備於已而光輝及物故不仁之民可使遠以高宗之德而厥修亦可使來也進此而上則有大而化之之聖偏則為伊尹全則為孔子固為孟子言之所未及然至於正已物正則道雖不得與聖侔而德業亦與聖同矣此章但就德業而言則固可舉大以上統乎聖也集註列伊尹於大人之下未為定論

前云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後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此固不容無差異之疑乃雲峰謂前言樂在性中後言樂在性外則不足以釋其疑而益以增疑矣不知前云君子有三樂在一有字上不同言有者有之則樂而無之則願得有之也父母兄弟之存英才之至既皆非非望之福仰不愧俯不怍亦必求而後得故當其既有唯君子能以之為樂而非君子則不知其可樂然當其不能不愧不怍正宜勉而自致英才未至亦宜厚德畜學以待之而父母之不存兄弟之有故則君子之所耿耿於夙夜者故有之而樂無之而或以哀或以思或以悔恨而憂之不憂當而王天下之與否不以動其心也若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者則已然之詞也業已

得位而道無不行矣非未有之而願有之以為樂者也作君師以覺斯民與得英才而教育之其於吾性中成物之德又何別焉而其事業則尤暢矣既不得位行道為性分以外之事抑若就性體之固然者言之則前之三樂亦非能於所性而有加損益不媿不忤在趙閱道司馬君實已優有之而君子之反身而誠以見性於靜存而立天下之大本者則豈得遽為二公許此於聖學中自有升堂入室之辨而非一不媿不忤之即能盡性若所性之孝不父母之不存而損所性之弟不以兄弟之有故而損周公善繼人志大舜與象俱喜固不以待有為加損也至於英才之不得則所謂人不知而不愠其又何損於性中成已成物之能耶是不得以前言三樂在性中異於後言樂之在性外審矣要此兩章言樂皆降一步說與樂莫大焉之樂不同而就所樂者較量則又有可求不可求之別故不妨同而異異而同也

君子所性一所字豈是因前二所字混帶出底亦須有意義在集註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語錄謂君子合下生時者固根便著土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如此則竟以所字作之字看上云所性不存焉若作之字說則君子之性不存於大行眾人之性存於大行乎所欲者以之為欲也所樂者以之為樂也所性者率之為性也若論合下生時則孟子固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抑曰人無有不善今乃殊異君子之性於眾人則豈不自相矛盾且君子之四德以根心而生色者若一恃其天資之美而作聖之功無有焉則孟子之言此乃自衛其天分之至以傲人於攀躋不及之地是其誇誇異與釋氏所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者奚以別焉若云氣稟之累眾人所以不能如君子孟子言性從不以氣稟之性為言先儒論之詳矣况本文明言君子所性與所樂所欲一例則更何天命氣稟之別豈眾人之欲樂陷於私利者亦天使之然而不能自戾耶性者人之同也命於天者同則君子之性即眾人之性也眾人不知性君子知性眾人不養性君子養性是君子之所性者非眾人之所性也聲色臭味安佚眾人所性也仁義禮智君子所性也實見其受於天者於未發之中存者其得於己者於必中之節也夫行不加窮居不損而知其為分定者唯君子知性也不知則非得位行志而不足以著仁義禮智之用乎仁義禮智根心生色以踐形而形著其化者唯君子養性也不養則四德非不具於心而背四體非不有自然之天則足以成

乎德容而根之既休生以稿也故性者眾人之所同也而以此為性因以盡之者君子所獨也知性養性是曰性之唯其性之故曰所性豈全乎天而無人之詞哉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唯其性焉是以安焉性云者聖功之極致也而豈獨以天分表異求別於氣質之累不累者乎孟子曰君子不謂性也義通此矣

楊墨所為正以賊仁賊義子莫卻調停各用一半口就他二家酌取則仁義皆賊矣道總不德地楊墨以私意窺道略略見得一端子莫並不用意去窺道眼孔裏只曉得楊墨全在影響上和哄將去此古今第一等沒搭人故其教亦不傳於後近日李贄用一半佛一半老恰與此人同其愚陋集註將中字一字與聖道之中一辨未免帶些呆氣他中只是楊墨之中一只是楊墨各成一家之一何嫌何疑而置之焉

盡天下無非理者只有氣處便有理在盡善身無非性者只有形處性便充孟子道箇形色天性也或然奇特此卻與程子所論氣稟之性有不善者大別但是人之氣稟則無有不善也蓋人之受命於天而有其性天之命人以性而成之形雖曰性具於心乃所謂心者又豈別有匡殼空空洞洞立乎一處者哉口者不思而蔽於物一層便謂之耳目之官其能思而有得者即謂之心官而為性之所藏究竟此小體大體之分如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實一貫也合下粗浮用來便喚作耳目之官性所請見裏面密藏底便喚作心禮稱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方其盛而有生則形色以靈只此是造化之迹而誠即無不行於其間特不可揜者天幾之動而其為顯之微以體大道之誠者不即現耳故從其一本則形色無非性而必無性外之形色以於小體之外別有大體之區宇若聖人之所以為聖功則達其一實之理於所可至者無不至焉故程子曰充其形形色則即是天性而要

於禽故言形色天性者謂人有人之性斯以有人之形色則即人之形色而天與人之性在是也盡性斯以踐形唯聖人能盡其性斯以能踐其形不然則只是外面一段粗浮底靈明化迹裏面卻空虛不曾踏著故曰踐曰充與易言盡言言衷一理蓋形色氣也性理也氣本有理之氣故形色為天性而有理乃以達其氣則唯盡性而後能踐形繇此言之則大體固行乎小體之中而小體不足以為大體之累特從小體者失其大而成乎小則所從小而有害於大耳小大異而體有合從之者異而小大則元一致也大人首察以成作聖之功則屏其小而務其大養其所以充者而不使向外一重浮動之靈得以乘權此作聖之始務也聖人光輝變化而極乎大人之事則凡氣皆理而理無不充者氣無不效則不復戒小體之奪而渾然合於一矣此又大人聖人化與未化之分緩急先後之序也若夫雖在聖人其審音辨色知味察臭之能未嘗有異於眾人而以視婁曠易牙且或不逮焉則終不於此致其踐之事故曰君子不謂性也辨之審矣

中道而立之中亦不可將無過不及說此處正好用不偏不倚釋之纔有遷就便偏向一邊倚著一物也公孫丑謂若登天者謂四維俱峻無一處是直入之選可容攀援如說仁處且又說義說志處且又說氣說養氣處且又說知言直德浩浩地面面皆從入之選而面皆無可專靠著得到的若諸子百家之說專主一端則迤連說下便有選路只向一頭尋去企及自易不知彼異端者謂之執一執一則賊道矣孟子之教正從願學孔子來博文約禮內外一揆而無所偏倚下學而上達敦化而川流學者於此暫得成章依然又不曾了竟且須達去故以躁心測之真不知何日是歸宿之地卻不知豁然貫通之餘則此下學之川流者一皆道之實體何得有所倚而有所廢哉中斯不倚不倚則無所廢所以但務引滿以至於穀率而不急求其中必以規矩為方圓之至而不可苟簡以為方圓也仁山以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說釋氏之不知類釋氏之慧者亦曾以此置罔乃未能從此轉歸於正卻又閃躲去所以終迷施於動物而不施於植物正是知類此正釋氏不容泯之天理自然須得如此恰好引入理一分殊去何反以此識之植物之於人其視動物之親疏此當人心所自喻不容欺者故聖人之於動物或施以惟蓋之恩而其殺之也必有故且遠庖厨以全恩若於植物則雖為之厲禁不過蓄息之以備用國而薪蒸之斷則之艾梓

之濫火之君子雖親居其側而不以動其惻怛安得以一類類之耶蓋性同者與達其性故於人必敦其教情同者與達其情故於動物則重其死植物之性情漠然不與人合朕則唯才之可用用其才而已釋氏之病方在妄謂凡礫有佛性無情說法熾然幸此一覺更欲浪亂之不亦悖乎

盡心下篇

父兄者對子弟之稱若因用兵而多所殺戮則直謂之殺人耳人固不可殺矣論其有子弟而為人父兄與否殺人親重矣殺鯨鯨寡孤獨者獨輕乎緣子弟故而殺之故曰殺人之父兄此言當時法家置為參夷連坐之刑上及父兄迫其身自隕罪則其父兄亦坐此刑是作法自斃禍同親殺非但謂天道好還如老氏之旨恩怨相報如釋氏之言也南軒以六代之君互相屠滅為徵戰國時未有此事然其自啟禍門使人倣而加之於已理則一也宋人無令人主手滑之說亦有見於此夫

南軒云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亦庶幾於仁立論太刻若漢之與昭代豈但可云庶幾也哉夫仁之用在愛民而其體在無私南軒所疑者有愛民之用而不足於無私之德爾乃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政釋子嬰而不貪其財物子女亦豈非私欲不行閉邪復禮者哉倘以榮陽交爭之日或用權力以取機會為異於湯武之養晦以俟天命乃暴秦已殄懷王已弑天下無君向令漢高不乘時以夷項氏當可使山東之民塗炭於啗噉叱咤之主而不恤耶紂雖暴固天下主也武王一日未加兵焉天下固有主也項氏之子起於草澤既非元德顯功之後承世及以有其故國而又任情廢置安忍阻兵尚欲養之將無為天下養癰耶使鴻溝之割漢且守磔磔之信而西歸羽力稍完其能不重困吾民以鋒鏑乎率土之濱而有一天子害且無窮而豈天理之正哉故武王克殷不更推戴祿父亦以奉天下之公理不得復守一己之私義是唯唐宋之有天下為有歟焉而非可論於漢漢之德無愧軒轅矣而况昭代之拯人於禽者哉

變置諸侯必有變置之者假令邱民得以變置之天下豈復有綱紀亂亦何日而息耶孟子謂貴賤之卿反覆諫其君而不聽則易位到易位時固必因方伯以告之天子而非卿之所敢擅今此言變置者必方伯廉察其惡貴戚與

聞其議而實自天子制之知此則知孟子所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者以天子之馭諸侯而言也故言下變置諸侯而不言天子天子即無道如桀紂且亦聽其自亡以滅宗社而無敢變置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則為天下神人之主奉民之好惡以進退天下之諸侯而立其社稷社稷有當變置者諸侯亦必請於天子而後改制焉蓋始封之日分茅而受五方之土以立社稷以王命立之則亦必以王命變之也王所奉者民心而諸侯社稷一唯王之建置則其重輕審矣苟不酌於三代封建之制以考孟子立言之旨則疑此言之大疇三代之有諸侯大者今之知府小者今之州縣特以其世國而司生殺為異則亦與土司等耳故曰君為輕者非天子之謂也集註於此為疏中庸說天命之謂性作一直說於性命無分孟子說性命處往往有分別非於中庸之旨有異也中庸自是說性推原到命上指人之所與天通者在此謂此性固天所命也乃性為天之所命而豈形色嗜欲得喪窮通非天之所命乎故天命大而性專天但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但以元亨利貞為之命到人身則元亨利貞所成之化迹與元亨利貞本然之撰自有不同化迹者天之事也本然之撰以成乎仁義禮智之性者人之事也此性原於命而命統性不得域命於性中矣形色雖是天性然以其成能於人則性在焉而仍屬之天屬之天則自然成能而實亦天事故孟子冠天於性上以別之天以陰陽五行為生人之撰而以元亨利貞為生人之資元亨利貞之理人得之以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用則以使人人口知味目辨色耳察聲臭喻其四肢順其所安而後天之於人乃以成其元亨利貞之德非然則不足以資始流形保合而各正也故曰此天事也若夫得喪窮通之化不齊則以天行乎元而有其大正或亨此而彼屯利此而彼害固不與聖人同其憂患而亦天事之本然也惟其為天事則雖吾仁義禮智之性未嘗舍此以生其情而不得不歸之天若夫健順五常之理則天所以生人者率此道以生而健順五常非有質也即此二氣之正五行之均者是也人得此無不正而不均者既以自成其體而不復聽子奪於天矣則雖天之氣化不齊人所遇者不能必承其正且均者於天而業已自成其體則於已取之而足若更以天之氣化為有權而已聽焉乃天自行其正命而非以命我則天雖正而於已不必正天雖均而於已不必均我不能自著其功而因仍其不正不均斯亦成其自暴自棄而已矣蓋天命不息而人性有二有恆者以之於不息故曰天命之謂性不息者用之繁而成之廣非徒為一人而非必為一理故命不可謂性性不可謂命也此孟子之大言命而專言性以人承天而不以天治人其於子思之旨加察焉而未有異也故唯小註中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君子勉其在已而不歸之命一段平易切實為合孟子之旨而集註所述延平之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正與或說一段脗合其他言理言氣言節限制清濁厚薄語雖深妙要以曲合夫程子氣稟不同之說而於孟子之旨不相干涉程子固以孟子言性未及氣稟為不備矣是孟子之終不言氣稟可知矣且孟子曰口之於味云云爾未嘗自其耽於嗜欲者言之也口之於味其貪食而求肥甘者信非理矣今但言口之於味則已飢渴之飲食與夫食精膾細之有其宜者亦何莫非理則前五者總無關於氣質之偏正清濁若後五者之純乎天理固也乃不云云仁而云仁之於父子則不以未發之中性德靜存者為言而以言乎已發之用介於中節與不中節之事則固非離氣言理而初不得有離氣之理全喜怒哀樂以著其仁義禮智之用明矣若天命則本之天也天之所用為化者氣也其化成乎道者理也天以其理授氣於人謂之命於天謂之性即其所品節限制者亦無心而成化則是一言命而皆氣以為實理以為紀固不容析之以為此兼理此不兼理矣乃謂後命字專指氣而言則天固有無理之命是有無理之天矣而不亦誣天也哉且其以所稟之厚薄清濁為命而成乎五德之有至有不至則天既予之以必薄必濁之命而人亦何從得命外之性以自據為厚且清焉夫人必無命外之性則濁者固不可清薄者固不可厚君子雖欲不謂之命容何補乎且君子不以清濁厚薄為性則其謂清濁厚薄為性者必非君子矣而程子抑言有氣質之性則程子之說不亦異於君子哉况天下之不得於君親賓友者苟為怨天尤人之徒則必歸咎於所遇之不齊而無有引咎於吾氣稟之偏者也故曰語雖深妙而不合於孟子之旨也孟子曰性善曰形色天性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生於色固無有離理之氣而必不以氣稟之清濁厚薄為性之異其言命則曰莫之致而致曰得之不得有命曰既壽不貳所以立命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皆以所遇之得失不齊者言命而未嘗以品物之節制此只氣稟之清濁厚薄為命此程子之胡為乎至此而有異耶聖賢之學其必盡者性爾於命則知之而無所事也非不事也欲有事焉而不得也其曰天命之謂性

者推性道之所自出亦專以有事於性也使氣稟之偏亦得為命則命有非道者矣而何以云率性之謂道哉故言

道者已高則偏已密則紛擇焉而執其正論斯定矣

慶源才小道大之說甚為幽莽又云才出於氣而有限則不但誣才而且以誣氣矣孟子之言小有才才本不小有之者小即是不能盡其才若才則何病之有生人之才本足以盡舉天下之道天下之道皆斯人以才率其性所關之周行若才所不至則古今必無有此成能又何者為道君子之道行過一尺方有一尺行過一丈方有一丈不似異端向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處索廣大也蓋才生於氣性依於道氣之塞乎兩間者即以配道而無不足而纔言性即是人之性纔言道即是人之道氣外無性亦無道也蓋成括之小有才也替才所本大者而小之以其小體之聰明為才所見功之地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才之所可為而不能盡者多矣君子之道以才宏之則與鬼神同其吉凶聰明睿知極其量則健順剛柔成其能何至嬰禍而以咎其才哉

義之發有羞惡兩端無欲穿窬羞也無受爾汝惡也羞則固羞諸己即此用之而義已在惡則於物見惡於物見惡而無其實不反求之已而但以加物將有如為郡守則傲刺吏為刺史則陵郡守一酷吏而已矣故孟子於惡必言其實無實之惡七情中之惡非四端中之惡也小註所錄朱子用趙臺卿之說自較集註為當新安從之是也若欲充無受爾汝之實則非集義不能乍然一事合義便欲據義自尊以求免於侮其可得乎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蓋無所往而不為義然後在己有可以免於爾汝之實而充其惡辱之心以反求免辱之實初終表裏無可間斷則不但不屑為不義而從不義以集義者義路熟而義用自周矣無欲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無受爾汝之心亦人皆有之特無受爾汝之實則不欲受爾汝者未必有也然苟其欲無受爾汝而爾汝之權操之物而何以能制諸己苟非浪自尊大之妄人亦求免不得而轉生其愧即此是羞惡之惡與七情之惡所自感而生者不同一則虛浮向外一則切實著裏也故孟子於羞言欲言心而於惡必言實以惡無實而但唯其所欲惡者惡之情之動而非性之端也乃於羞既言穿窬而又充其類於言不言之語則以惡戒虛而羞戒不廣又精義者之必察也

曰中禮曰不回曰必信亦有閑邪存誠之意但他發念時便走好路上走則謂之性湯武之反則其起念時有未必

恰中者卻向動時折轉來方得有善無惡謂堯舜之所以能爾者因其天資之為上則固然矣然云無所污壞則得云不假修為則不得六經四書唯詩書間有說得張大處誇美生質乃讀書者亦須具眼詩以歌之廟中孔子孫揚邇先人不嫌溢美尚書贊德處抑史臣之辭耳孟子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乃詩書說聖功處抑何嘗不著實周公之稱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舜之所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三謨中所住復文傲者皆一倍乾惕何嘗以堯舜為不假修為哉大易論語說堯舜其聖人一皆有實不作自然之詞謂聖人無修為而自聖乃漢儒夸誕之論爾程朱諸先生力破漢儒議論而於此不無因仍則以生當佛老猖狂之日右不如此稱頌聖人之德推之於天授則老氏之徒且將以傲其口耳譏聖賢之徒勞釋氏之徒且將以無學無修者夷周孔於聲聞之列故諸先生不得已亦須就本色風光上略加點染乃知道者當得其意而善通之以求合孔孟之旨亦所謂無以辭害意也此一性字但周子引用分明曰性焉安焉之謂聖性一著箇焉字與孟子言性之性者合轍但奉性以正情則謂之性焉中庸云能盡其性有能者豈不假修為之謂哉既云堯舜性者也又云人皆可以為堯舜此二處若何折合堯舜之德自不可企及何易言人皆可為所以可為者正在此一性字上若云天使之然則成例不易其將戕賊人而為之乎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為性之德已自分於不睹不聞之中存養其仁義禮智之德迨其發也則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天下之和自致焉此以性正情以本生道奉道心以御人心而人心自聽命焉是堯舜之性之也人皆此性性皆此德特無以敦其化於存養而固念作狂耳此堯舜之性之所以退藏於密上合天載而要可與同類之人通其理以盡其善者即此性也若夫君子之行法也固非無靜存養性之功而當其情之未發天理未能充浹待其靜靜向動之幾亦未有以暢其性之大用以貫通於情而皆中則必於動幾審之有其欲而以義勝之有其怠而以敬勝之於情治性於人心存道心於未反本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守義理為法裁而行之乃以咸正而無缺是湯武之反身自治者也大正於存養而首察自利者聖人之聖功力用其省察以孰其存養也君子之聖學要其不舍脩為者則一而已矣天道自天也人道自人也人有其道聖者盡之則踐形盡性而至於命矣聖賢之教下以別人於物而上不欲人之躐等於天天則自然矣物則自然矣蜂蟻之義相鼠之

禮不假修為矣任天故也過持自然之說欲以合天恐名天而實物也危矣哉
多欲未便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朱子此語非過為嚴也凡天下之陷於邪
僻者揆其始那一件不與吾所當得者同類只此欲心便無分別初未嘗有意必求所謂不好者而欲得之也艱
在此論其分別為當得不當得者則吾性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授之辨也故寡欲者須一味寡去以欲上討箇分
辨不得也若心存而理得則吾性之義自如利斧一劈兩分又何屑屑然向人欲邊揀不可哉如孟子所以處齊
宋薛之餽於齊之不受固無欲金之心於宋薛之受亦終無有欲金之心而但以斟酌乎交際之禮若既有欲金之
心卻去分別此為當受此為不當受則絲伊伶俚總主張不得故寡欲者一概之詞不揀好歹一概寡之心不緣欲
而起然後可不可一徑分明君子之道有正本而無治末治末非但不反本亦不可治也

集註於孟子極略緣朱子看得孟子文字發明自盡不消更為衍說庶後人可致其三隅之反乃傳之未久說孟子
者於其顯然著明處即已茫然則又未嘗不惜集註之疏也如能勿軒朱公遷說曾子不忍食羊棗掇定不忍二字
為主則不但不知孟子之意而於曾子之孝亦未見得在若但一不食羊棗便是曾子之孝不可及處則獨行之士
一念關切者皆曾子矣曾子於作聖之功是何等用力而其言孝之見於禮者又是何等精微廣大僅一忍其口腹
於可以不食之羊棗又何足稱焉且勿論子孟子析理精微處即公孫丑贈爰一問是何如深妙後人看文字論古人
誰解如此細心察理以致疑問自四先生外唯南軒往往能然所以得為朱子益友此段問答正在食膾炙上審出
天理人情之則所以云聖人人倫之至而非獨行之士毀生滅性以及夫足不履石棗子全姓一流人有所過必有
所不及者之可謂至也若但以不忍言則舉目動足孰為當忍者從一同一獨上求心之安即以心之安者為理之
得即此是心之制即此是心之德即此是事之宜即此是愛之理佛氏也只昧此一段至誠無妄之仁義卻儘著响
响之恩戚戚之愛矜矜之貞皎皎之白便割鬚難髮無父無君也不能滿其一往之私意君子之道簡而文溫而理
以成精義研幾之用則文必及情情必中理而必無致遠恐泥之傷乃其奉性以治情非絲情以主性則人皆可
以為堯舜亦此道爾而以之定王道之權衡俾為民極則後世一切刑名苛察之法與夫小人託天理以行其賊

害如禁李賀之不得舉進士青范滂之不當先父受辟命者皆無所容其邪說則即此贈爰一問而天德王道皆著
明矣善讀書者如是以求之斯無不窮之理而死守章句者其於聖賢之言貌取而不以心亦何足與於格物致知
之學哉

朱子定馮道為鄉原乃就五代時人說他佞仰屈伸以救殺戮而詞貌謹厚往往取夷狄盜賊之歡亦生斯世也善
斯可矣闖然求媚之事也然馮道身為宰相且此夕彼如失節之婦二十年而五適人人皆得而賤之猶未足以為
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愿人且其隨波逐浪以苟全其軀命富貴亦未敢自以為是而又何足以亂德夫能亂德而
自以為是必於其道若有所得而立言制事亦自有其始終求之宋代則蘇學浙學真鄉原爾爾觀蘇子瞻所以非笑
二程及陳同父所答朱子書則與鄉原之譏狂獪而云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自以為是而悅於人者真古
今一軌葉正則陳同父說來函莽天下宗尚之者辛少蘇氏之學盛於北方者幾二百年而其作為文章滑熟圓美
奄然媚於後世乃使人悅之而不知堯舜之道者至於今而未艾是真鄉原也是真德之賊也其源始於韓退之而
其流禍之深則極於焦竑李贄嗚呼遊於聖人之門者可無厚為之防哉

此器名曰... 其法... 凡欲... 必先... 然後... 乃能... 成功... 此器之... 功用... 甚大... 凡... 欲... 知... 其... 詳... 者... 宜... 參... 閱... 此... 書... 則... 必... 有... 所... 益... 矣...



